

光海君日記

第五十二之四

0248771
no.13



2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二

四月朔乙丑通鞠黃赫奴婢論非論化春鶴進香春羊等各
加刑訊一次不服春鶴則力奴也進香春羊俱良女也特以
在赫家亭被本郎捕送鞠廳請為分疏王不荅○金濟世父

金國良行刑○兩司連啓洪思數等賞職改正事不允○司
憲府啓曰南兵使朴燁濫用刑杖積失人心一道之人視同
仇讐請命罷職荅曰依啓○親鞠柳彭錫妻禮順捧招供云
身夫彭錫叅知逆謀與否身則不知也大槩初捕景立時彭
錫入見郡守申慄慄難於處置彭錫勸使速為馳報曰莫大
之事渠既言之不可緩忽云及金日昇被捕日慄乘昏親到
身家使夫掃除內房慄與夫及身同坐慄語彭錫曰今捕送
逆賊專是汝功吾初以為歇後而賴汝之言國家大事已成
是汝功大於我也汝其恃之又曰前見捕金日昇秘密文字
中有柳彭拿送之語雖無下一字似是汝也前頭如有拿汝
之命汝當不免一番上去雖然汝勿疑慮我若上去則當一
一上達使汝功賞大於我也汝勿復疑仍日擬身出去身即

出外從窓隙竊聽則慄誘彭錫曰汝雖不聞逆謀以如是與
聞狀紉招則當有大功云故嗜酒迷芳之人信聽其言認以
深源寺隔壁聽僧言等語紉招矣若真有聽僧語事豈不一
言於身乎身之所供若以為不實願與申慄面質又捧彭錫
女貞一招供云身父所聞於隔壁僧語則不知也惟郡守申
慄三四番來到身家掃除內房盡屏奴僕他人與父對坐密
語良久金日昇捕送日慄亦來內房密語而去身在他房不
得聞其語此外無所聞知云又捧彭錫女壻閔河瑞招供云
身娶彭錫女為妻僅十六朔而多在父母家彭錫前日聞逆
謀與否則不知也今番聽得逆謀曲折則乃鳳山郡守指揮
也身願畧陳之身於三月十三日上京赴試還來妻家十四
日朝申慄偕禁府都事來捕彭錫郡守都事坐第亭彭錫坐
其前郡守以彭錫心不平飲以酒大二杯彭錫暫請入家則
慄許之而促出甚急身在其旁聞彭錫曰上京則何以供耶
荅曰吾已與城主議定當初鳳山告變時吾既同荅今亦不
得不依城主之言也身問曰雖然何以為之彭錫荅曰城主

以為汝與我同志雖以某樣處之惟我在汝勿疑汝以前日
知此賊幾微而言之於我今以同力捕捉之狀納供而信川
之黃亦言之曰援我為證則汝之死生係於我手吾當解釋
汝切勿疑云吾當保城主此言而已身大驚曰何發此言耶
雖得大功若是虛事則何可為之況此乃滅門之禍也彭錫
荅曰汝初歸自京不知此間事首末也既與城主密約吾當
隨問隨荅而已毋慮也已而都事促行不得終其言而發矣
隨後聽得彭錫於都事所坐處自述親聞逆謀之由心甚驚
怪問于妻母妻母云向者郡守來我家會彭錫于內房頗有
云云之說且謂當初告變時吾與汝同力今不可不依吾言
死生功罪與我一也汝勿復疑云身以此知彭錫所供乃慄
指揮也過數三日聞之則申慄言於他人曰柳彭錫必失性
也公然於都事坐處自述曾知逆謀云若以此納供則定生
大事非失性而何俄聞彭錫果以此納招矣彭錫本以浮虛
使酒之人二三年間則一家之人亦以為失性渠少以為依
申慄言則有怎患端慄必救我為此不近似之說所謂親知

逆謀者理必無是也至於身則无無所知云○王下博士李
德洙抵趙守倫書仍傳曰此書中有曰朝著之間北風其涼
大者所用小者駁之未知烏之雌雄渠不在其位有此譏議
可拿來嚴鞫正其謗訕朝廷之律德洙守倫之壻也又下鄭
經世抵吏曹叅議朴彛叙書仍傳曰觀此書辭經世敢於自
己做官之際奴使銓官顧指費制畧無顧忌真好猾之雄也
自稱名士者其處心行事乃如此武夫之奔走求官何足深
責良可寒心所謂故事何事尚書左侍郎誰耶柳負外何人
耶詳細推問○李德洙供云妻父趙守倫為平澤縣監欲聞
京報問于身身掇拾所聞不知輕重而有此書當時只聞大
北小北之說大者所用小者輒駁之如吏曹叅判宋諄所用
鄭豈為臺諫輒駁之身不知誰是誰非妄傳於書札萬死無
惜鄭經世供云嗣服求言之初身妄論時事罪當萬死聖量
天大且從末減曾未數月即下叙命又一年擇任赴京使臣
竣事之後特命增秩除大司成則是身有丘山之罪而聖明
有天地之恩撫躬感泣惟欲盡忠而惶恐之心畢竟不能自

安於朝欲得出補守令盡心職分以為報恩之地而其時吏曹叅議朴彛叙曾有僚分致書通情得其許諾佐即柳希亮處則身曾無一面之分無路自通懇于朋友而傳請則荅云此人不可補外身之心果切於圖外妄引故事再懇于朴彛叙所謂故事者銓即專管三品以下清選至於堂上守令除拜等事不必盡知欲以此為方便備擬之路而無他意也尚書者李迂龜也左侍郎指其時叅判鄭賜湖也柳負外即希亮也身奔走求官之忱真可謂廉恥都喪萬死無惜原其情則戚矣當此聖明之朝律之以奸猾則實為冤枉矣○王又下一書不書名書以松拙二字書云逆變又起士類滿獄七道民生如在沸鼎之中白頭老臣恨不死於去年之疾也判府事沈喜壽書也王曰不幸逆獄遽起辭連人逮捕推覈實出於不得已也朝官士子雖有被囚者旋問旋放豈至滿獄變生之地縱不無騷擾之端七道之民豈盡在於沸鼎之中哉而敢為此亡國之妖說乃敢驚惑遠外之聽聞其情叵測所謂松拙不知何人問于鄭經世沈喜壽起而待罪曰此乃

小臣之書也臣與經世二十年前同官賜暇湖堂且連姻家
故頃聞其女婿之歸纔寄書去耳王曰予何知卿之書也豈
有他意勿為惶恐仍啓曰臣常語人曰恨不於去年身死見
此痛惋之逆變此乃臣之常談故此書中亦及之矣王再三
慰諭仍命勿問喜壽曰小臣決不可同恭鞠問當退待嚴譴
仍即趨出王召選就坐喜壽又啓曰逆賊逮捕時捕一人則
一村空一村空則一郡空臣叨大臣之列妄為憂國之言耳
自上更覽其書則知臣斷無他意也時兵曹叅判李時發亦
以抵鄭經世書言時事被逮李德馨等曰治獄有體係于逆
獄則勿論大小皆當以逆治之至如謗訕之罪則似當異律
亦不當加枉也王曰予意亦然由此李時發金劾李德洙權
鞞等並免枷杻○論放甲晟等十人○丙寅兩司連啓賞職
改正事峇曰不允○王親鞠問李時發曰爾抵經世書云三
事諸臣皆刻意引退而不得遂其初計右台自昨出仕左台
近亦將八來然特虛拘而已豈復有所敵為耶自上勸出大
臣而汝何知意在虛拘耶私相譏揣其意叵測可從實直招

時發供云臣蒙被兩朝恩寵位至亞卿尋常憂國之念不在
諸臣之後上年冬間大臣三人一時呈告鼎席空虛已經數
朔軍國機務積滯不決臣職忝備局有司堂上憂念倍他伏
見朝報李恒福慶聖批至嚴政院至以為未安而陳戒恒福
始為出仕德馨又將八來故於卷經世書中適為言及生逢
聖際常在顯要之地其於時政何敢有識揣之心乎迷劣愚
妄無他肝膽○先是任叔英之對策忤旨也儒士權鞞悅而
作詩曰宮柳青青花亂飛蒲城冠蓋媚春輝朝家共賀昇平
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叔英策中專攻椒戚驕橫宮闈干政而
鞞詩有宮柳二字人皆以為指斥柳家柳希奮時為臺諫揚
言鞞詩所云宮柳字實指斥中宮也欲舉發之同僚多不肯
者故其論竟寢趙國弼戚里人也嘗語鞞曰上聞宮柳詩大
怒君早晚恐不免大罪案君若構一疏自辨則我當從中圖
解鞞笑不荅至是王見趙守倫文書中有守倫親寫此詩問
守倫誰所作也守倫以實對王命拿鞞仍傳曰鞞是何人
也乃敢作詩恣其譏刺其無君不道之罪極矣宜一一推問

鞞供云任叔英殿策多獲狂言臣作此詩大意好景如此人得意而行叔英以布衣何為如此危言乎大抵右之詩人有托興規諷之事故臣欲倣此為之以為叔英以布衣敢言如此而朝廷無有直言者故作此詩規諷諸公冀有所勉勵矣宮柳二字初取王元之殿試詩宮柳低垂三月烟之句而見詩者以詩中有柳字故直謂指斥戚里云臣本情則不然臣自少無他所學只解作小詩故遇某事輒作小詩而已設或愚妄誤為措語豈有無君之心恣為不道之語乎王曰宮柳不干於戚里宜直告鞞供云臣只言景色而已他人則或以為指戚里其實不然也王命刑訊李德馨李恒福啓曰逆獄之末少至蔓延此實可慮今諸拿鞞人等罪名與逆類頻異不過輕薄輩識議時事而時無連累逆獄之事以常規言之則當自禁府推問入逆親鞞已為未安至於刑推未知何如渠雖曾經教官其實則儒也願加聖量姑置勿問以待逆獄之畢徐為處置崔有源曰權鞞此詩播在閭閻小臣亦知其妄作但與逆獄一時並鞞有妨獄體王曰啓意具悉但渠

不直招不可不問李恒福曰權鞫雖被刑訊必無他情可達
逆獄枝節蔓延至此自上亦必有後悔李德馨曰大槩此人
行已雖近於詭怪以詩受刑事體未安崔有源曰先王朝
韓戴以無君不道下禁府鞫問今鞫雖蒙此律亦當下禁府
不宜與逆獄諸囚並鞫王曰卿等之啓豈有他意但渠之情
狀可惡必欲鞫問王促刑訊李德馨李恒福崔有源等再三
論救王不聽准杖而囚之是夜傳曰權鞫不道之罪所當嚴
刑窮問勉從大臣臺諫之言除加刑遠竄配慶源府鞫素羸
受刑極酷尋出國門杖毒上衝而死鞫個儻有氣節論議風
度卓冠一特弱冠盡交當世英俊聲譽籍甚自辛卯黨事之
後無意世事不赴科舉落拓山海間以詩酒自娛遠接使李
廷龜啓薦其詩才以白衣充製述官宣祖命侍臣取其詩
數十篇覽之嘉尚命除職除恭奉不拜再除童蒙教官暫就即
棄去自以性剛口快深懼禍及務欲韜藏顧好作詩譏諷時
人每一篇出都下喧然傳誦由是不悅者衆卒不免於禍云
然自鞫父擘師事申光漢以詩擅名鞫承其緒專力為詩盡

集諸子之長而自成一家論者推為國朝正宗聞其死遠近
沮喪○刑訊轉昏鴛不服○朴承宗趙挺等啓曰逆變之出
已經三朔罪重之人則雖持久必須詳覈正刑其中偶然干
連人則似當分其輕重己丑年亦嘗分等論罪或永放或遠
竄請令大臣議啓王許之○金千福刑訊二次不服○黃海
兵使杖啓回申慄馳報云前者逆賊金日昇收捕時取其文
書衣服到官而其道袍小帶中有小物見之則真是賊書也
辨說極亮慘故監封上送矣於是命拿問日昇妻子奴婢○
傳曰鄭經世與聞逆謀事雖無可疑端緒但其通書銓官賈迫
願指之狀極為可駭削職放送其子及奴婢並放王取閱
經世家文書雖婢妾小簡每稱上必用聖字天字而書於上
行宮中傳者咨嗟由是得釋云又傳曰李時發揣度君上之
事通書外方其不道之狀所當嚴鞫而方在宰臣之列故貸
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以為人臣不敬者之戒○丁卯兩司
連啓賞職改正事王不許遂停啓○司憲府啓曰張維以黃
裳一家之人恬然在職不即辭避請命罷職不叙○時有匿

名書言松溪近處居人崔慶者即崔君乃遣宣傳官拿來並取其家文書○連鞠捧宋德朴連宗招柳彭錫干連人也○加刑黃赫奴婢等不服特赫奴汗同等累經刑訊至有一人連五次壓膝者死者過半而無一人異解○刑訊春介春介尹滌之婢也尹安性已放而王猶疑之鞠滌婢鉤問晉陵往永樂亭事春介不服○鞠崔慶奴子延年等五人皆供云崔慶本非崔君亦無往來其家者云仍下獄於是捕崔慶及子有後○戊辰左右相大司憲大司諫啓曰柳彭錫依吉雲節例用次律何如傳曰依啓依吉雲節例用刑而不坐妻子○傳曰崔慶以微賤之人常觀天書陰陽書其子以世茂名又改命李景立以濟隱區強哉將為後日再舉之謀京外同黨極多云可一一推問此皆匿名書中語也崔慶供云年六十八自少出八公卿門嘗以捕賊功叅己丑原從功倭賊將犯恭陵欲取殉喪貨物身與同志等多聚金銀啖賂賊將開諭即止以其功除守門將自宰相名官以至批連別監無不知身為崔慶而未嘗改以崔君他餘事皆非實子有後亦同招

又入金濟世而問之濟世供云非崔君也李德馨曰末世人心不淑以匿名構陷所怨之人藥將難救故法典內有匿名書傳說之禁崔君乃窮推未得之巨魁而幸出於匿名書故臣等冀其或可斯得於萬一強為承命拿憑則小無依據之端宜即快斷以杜後弊崔有源啓曰大臣之啓是也人主之一舉奸人生心陷讐怨於不測之地則國家之不幸莫甚於此矣左右更以為言王曰慮或有可問之端姑為保放其他干連人並放送○崔有源啓曰鄭仁弘之忠節聖鑑洞燭舉國皆知不可以濟世之言小有所疑但濟世既言於彼而來宜更問濟世得其實狀王依啓推問濟世曰汝在鳳山幼招時援引慶尚道宰相名而親鞫不為舉論何耶濟世荅以無所援引問曰汝不舉鄭姓宰相名乎荅曰一切不聞鄭姓名豈敢援引曖昧人乎濟世前後變辭如此傳曰黃赫前後所招極為胡亂所供非所問而渠奴招內庚戌年間往來開城府云亮謀秘計舉事節次一一嚴刑窮問黃赫刑問一次不服黃裳加刑訊二次不服傳曰黃奭所當嚴刑得情而初

以簡辯鞫問故今雖以他事杖斃似為不妥除加刑遠竄梁
瑄同叅逆謀則雖不可知而逆魁至親不可仍在部下金溶
變生之初與金滌逃亡並遠竄冀北邊圍籬安置柳文錫彭
錫之從弟亦不可在部下中道付處○己巳司憲府啓曰親
鞫之日榻前啓達之事非但外人不得聞知至於三司之官
亦不得聞似為未安若非係干祕密請令政院並出朝報答
曰榻前啓辯豈可騰出於朝報乎○忠清監司杖啓三月二
十一日東風大作瓦石皆飛變異非常○傳曰鳳山郡守申
慄首發奸謀仗義討賊其衛宗社之功極為可嘉超資逐
果後叅判職待闕除授黃海兵使柳公亮明陳賊情盡心捕
獲超資以知中樞府事兼太道兵使金信元康昱捕授逆魁
李揚捕授皇甫信並叙用各加一資康昱李揚叅議職待闕
除授○王親鞫柳梯金以外刑問各一次不服轉吞鴛壘沙
不服初鳳山人金日昇以白日昇被授詣闕鞫死其後郡守
申慄馳報云搜括日昇衣服則道袍小帶中有逆書辯極亮
慘不可不鞫仍捕送日昇妻銀玉妻父洪保忠妻母彥切妻

第丁加是日親鞫銀王供云夫被捕時郡守並搜衣服書冊
八官即加搜閱郡守仍謂日昇曰此道袍汝欲着去則可着
去也日昇曰吾上京則當死安用袍為郡守遂以箱盛封藏
于官此三月初八日日昇被捕時事也是月晦日郡守推問
身云汝夫日昇道袍小帶中有亮書所謂賊人可從實直招
云若實有賊書在於袍帶中則當初郡守勸日昇着去時豈
不順從而委置於官家乎况其小帶且是常帶方檢閱時豈
不易見而至於晦日郡守與薛禪將始共見之身實不知其
故矣洪保忠供云若實有此書當初箇箇搜閱時豈不現出
乎薛禪將稱誣人欲為要切構虛告官而鳳山郡守既殺無
辜人柳彭錫金日昇亦守正而死身等亦並被囚拘衣帶中
書實為可怪薛禪將以郡守心腹之人捕賊之時盡私賊田
立案為己物云彥切丁加等供辭亦同柳彭錫奉日金日昇
薛連就獄彭錫女督仍發申慄陰屬事故慄詐為此書以實
日昇逆狀所以重彭錫之獄也○又鞫僧人天王善修官奴
風孫等黃赫事薛連人也又捕平壤姓黃人等十六名來王

問曰此黃哥等何以辨覈耶李恒福曰辨之甚難雖非生員
之人盡數拿來極可駭矣李德馨曰彭錫頗窮窘沒名納招
逆謀重事也何可不舉名而招問乎李恒福曰柳彭錫已死
渠之家屬雖仍囚無可問之事宜速處斷王曰彭錫女子詆陷
申慄此甚亮詐欲刑推得情矣李甬瞻崔有源督曰禁府假
都事或用迷劣之人分送諸處極其騷擾平壤姓黃人拿來
時黃姓之人盡數拿捕亦甚紛擾請並命推考○王將刑訊
李德洙李德馨曰德洙通書守倫譏議朝政極可痛惋但非
係逆獄出於簡肆若受刑殞命則恐妨獄體李恒福曰趙守
倫之於黃赫雖曰亡妻甥或可訊問德洙又守倫之督也本
不干於逆謀而與逆賊等同受刑訊極為未安惶恐敢督王
曰督意具悉但不在其位妄論朝政之意不可不問予非必
欲累次訊鞫也崔有源曰守倫亦一次受刑而斃德洙亢非
死罪而杖斃於殿廷則自上必有後悔矣王曰恐不可已也
李恒福李德馨曰中外聽聞後世評論皆以為討逆方急之

時以他事刑訊云則自上亦不無遺悔矣再三論救王曰今日則姑停又鞠辛喜業刑訊二次不服又鞠金以升柳悌刑問一次不服又鞠轉春鸞壓膝不服是時轉春鸞屢經刑訊壓膝極其酷毒而猶不變辭每言我本官婢也以娼為業赫強要我作妾初非有夫婦之恩義也今若以片辭半言證赫之為逆則必知免此嚴刑而不過以赫連坐遷沒為官婢而已有何所損而甘死於酷刑之下乎願為赫實無叛狀安忍誣人而自免也王再三諭以直招則當停刑之意而終不言聞者服其義烈○以柳夢寅為禮曹忝判金時獻為兵曹忝判睦大欽為同副承旨○庚午傳曰文陽府院君時未出莫夏等祿題給○江原都事元悰拿囚○全羅道群山倉火監司杖啓請治沃溝縣監及色史庫子海運判官之罪王依啓全羅監同全州府尹並推考○遼鞠進士黃澄等十名捧招後鞠聽啓曰黃澄等所供如此當初柳彭錫欲實前招而無以應之乃以黃生員為對臣等亦知此招甚為虛踈而干

係討逆大獄故請拿問矣今者十名中無一人生負將以何者指為彭錫紉招之人而推問乎假令彭錫不死亦難憑數况彭錫已死乎請依江華趙姓十二人例即為放送何如荅曰此等不無可疑之人特施曠蕩之恩放送可也○黃赫婢春月等三人和略刑不服時赫奴婢被壓膝烙刑已五六次皆不服而死又鞠宋德一等刑訊不服○辛未禮曹啓曰王世子冕服雖是應賜之典而先朝或有不為頒賜之時今以回兵論失乞賜補給為請得蒙 恩賜兼又 降勅寵賚

此實無前之異數受

勅之後似當有陳賀之舉臣等不敢

擅為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

皇恩同極

宗社奉慈殿

似當並告詳議施行○獻納李昌後啓曰目今可論之事非一而喋無一言至使近日之舉皆出於聖斷臣之軟瘦不職之罪至此難道請命罷斥荅曰近日之事皆出於聖斷去者何事耶歷指書啓獻紉回啓曰如益城君享齡辛慶晉張維等事所當趨即論之而待罪言地未及論列矣荅曰知道此非時急之議近代國忌止日紛紛來啓亦未安勿辭○大司

諫兩止言啓曰今見獻納李昌後避嫌之辭臣等尸居不職之罪實所難免請命罷尔荅曰勿辭○大司憲以下啓曰今見諫院避嫌之辭不言之失臣等亦所難免請命罷尔荅曰勿辭○廷鞠金以鼎百織妻叔龍今三織婢刑訊不服○壬申以前日諫院不啓踰牌停止事議于大臣皆曰徐議處置○司諫院啓曰判中樞府事沈喜壽身在大臣之列如有所懷則上劄陳達固無不可而乃以未安之說通書于遠方以駭聽聞極為非矣請命罷職辛慶晉以罪人之父仍兼史局堂上殊為未便請命遜同知春秋館事南兵使金應瑞奉以貪虐之人前為慶尚兵使把守宜寧山城臨急逃避南方士夫至今痛惋速赴龜城顯有贓污今授本職物情齊憤請命削去仕版金應瑞之仇監國人所共知四五年來彈章接武而備邊司曲徇私情薦拔恐後其不恤公論甚矣有司堂上請命推考荅曰沈判府事所論過矣辛慶晉依啓金應瑞適差備局堂上不須推考○司憲府啓請沈喜壽罷職荅曰所論似過○禮曹啓曰告廟陳賀事議于大臣則左議政以為

恩賜異常實為一國之慶第 祖宗朝以來荷 天朝異數
而陳謝其時亦有陳賀告 廟儀節與否查考倣 先王朝
蟒龍衣陳謝時規例施行宜當右議政以為依 先王朝蟒
龍衣陳謝時節目行之為當竒頌府事以為今此 恩數實
是無前之慶陳賀等事似不可已博考前例遵倣施行為當
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世子冕服頒賜實曠世之 皇恩
稀濶之大慶也豈可比論我蟒龍衣之賜也告 宗廟奉慈
殿決不可已依 先朝誥免補賜特例察行陳賀事則禮官
議處可矣○遼鞠玉只等三人高世龍李香福申成金以鼎
李十守韓今龍今等刑推王欲刑訊閔河瑞李德馨啓日閔
河瑞不出賊招刑推頭辯似不帖安宜問兩司處之李爾瞻
啓日以渠自明之故刑訊似未安更待端緒之出何如王依
啓王又欲刑訊金德哉妻仁福將問其草堂僧名李德馨曰
婦人在內或不知僧名仁福刑推似未安王引 先王朝例以
折之且命姑停○癸酉領議政李元翼上䟽辯職荅曰予意
已諭卿宜克遵前旨安心調理痊可出仕○傳曰柳公亮申

慄等起資褒獎教書速為製入使恩典不滯 先祖誥冕補
賜時告 宗廟已行典禮考啓○赴京使臣崔瓘上疏辨行
以親老為辯王荅曰省疏情理切迫當令議處仍傳曰此疏
下該曹議啓今後有老親人勿差赴京之任○司憲府啓曰
奉教李燾人物庸劣既不合秉筆之任加以好生偏係之論
恣行己意而欲免物議則反為傾陷同僚之計不可盡在史
局重地請命罷職時史官之選忝用時望而仁弘之黨獨不
與馬仁弘等恐書其過失嗾爾瞻誘賈史官使薦金昡鄭連
等史官有陽應而背之者爾瞻疑燾主張故駁之連啓判中
樞府事沈喜壽罷職荅曰大臣不可輕罷他事依啓○司諫
院連啓沈喜壽金應瑞事又啓禁府假都事常倜以鄭經世
捕捉事下去尚州地而誤捕前兵使鄭起龍於他里以致一
村驚擾請命罷職備邊司有司堂上推考吏曹冒屬訓導充
定軍保公事勿為舉行自今為始生進及初試入格取才人
差送事請捧承傳施行荅曰大臣不可輕罷金應瑞已適備
邊司堂上何至推考並不允他餘事依啓○王親鞠欲刑訊

全寬之子崔有源曰今聞推官之言則逆謀始構於庚戌年而全寬已死於己酉年其子又不出賊招更無可問似當全釋○大臣累以訊杖過大罪人一訊即斃為言王命大臣出外廳忝驗輕減李德馨曰田闢以大將傳印事屢出賊口但曰平壤逮捕徃來人聞之其處人多稱孝行至有泣涕者孝行與逆謀相去甚遠姑仍囚以待端緒之見何如王曰寶與印付田闢云此賊招頻緊故欲刑訊矣徐問無妨○鞫田承業黃坤健朴大秀朴大峻高世龍刑訊一次柳悌黃赫加刑訊二次不服○拿來前大司憲金功鞫問曰自上追崇而生允合情文何以云邪說逢惡耶功供云臣以嶺南孤蹤病伏窮鄉向年閏三月祔大廟時八朝四月拜大司憲此時追奉之議已完臣則初無一毫干預其間而其間節目或與宗廟無差等自以先朝老臣感激圖報意欲致君於克壽之上妄以己見有所論列而已自上追崇之舉乃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趙守倫所謂邪說逢惡之言其肯萌於心而發於口乎仍下獄○尹溁等十二人致送金以升鄭元柱竄配

遠方○玉問曰己丑年遼鞫幾月己辛李恒福曰己丑十月
始鞫正月歸之省鞫矣○慶尚道醴泉地震○甲戌傳于禁
府曰近日罪人往斃者非一或由於訊杖之過大自今以後
遼鞫則訊杖廣一寸厚五分三省則廣九分厚四寸平常時
所用訊杖則廣八分厚二分以此定為恆式○兵曹啓曰近
年以來代資之濫日甚尾閭妾女皆異性姪五寸姪亦皆冒
代甚者托稱養父而冒受自今堂上即廳會議唯於兩都目
許出且成冊置簿各其名下保舉人姓名亦為懸錄如或冒
偽現露則並治保舉人定為恆式為當請捧承傳施行從之
○傳曰金功以先朝經幄重臣非不知事君顯親之道未
免怪鬼輦妖舌所撓乃於追崇禮成之日遽發悖理無倫之
議至今邪論逢惡等語流傳於浮妄簡札中其情可惡但此
悖逆之說權輿於許箴之疏雄唱雌和眩亂人聽厥罪為大
考諸憲章自有常刑俱係宰臣特用寬典金功許箴並削官
爵門外黜送○司諫院連啓沈喜壽罷職金應瑞削去仕版
備邊司有司堂上推考事荅曰已諭不允○司憲府連啓沈

喜壽事答曰已諭不允○親鞠玉只義代德香捧招直裁奴屬也崔奉春捧招崔君同姓人黃坤健加刑二次閔河瑞刑

訊一次不服河瑞供柳彭錫告變啓曰申慄指揮曲折曾已

納供若只問往來人則京居士大夫及慄常往來以杯酒相

從金直裁等則不相知云○乙亥禮曹啓曰據前例壬寅

聖節使趙挺賫奉 誥命冕服八來翌日本由日啓曰禮文內

既稱國有大慶則告 廟云今此 誥冕之賜是一國莫大

之慶既已親自郊迎命加百官資則頒教中外告 廟之舉

似不可獨廢也以此入啓允下而行之今此世子冕服出來

時陳賀事則已啓下矣頒教一節亦似當依前規行之 宗

廟永寧殿奉慈殿告祭入來後即為舉行向如傳曰允頒教

並為舉行○傳曰罪人黃爽定是悖妄者不無走作貽獎之

患園難安置○司憲府連啓沈喜壽罷職事新啓科舉重事

致有漏通先葬之獎極為寒心此後未出榜前如或先自潛

通則試官及差備官等摘發重治宜當答曰已諭休煩科舉

事依啓○司諫院連啓沈喜壽罷職金應瑞削去仕版科舉

先詳漏通試官差備官摘發重治事卷曰已論休煩科舉事
依啓○親鞫閔河瑞田承業加刑訊二次不服王曰閔河瑞
以逆賊女婿九于大小事情必知之而兇謀曲折則以依申
慄指揮納招而彭錫親密及荒唐人則援引兵使守令士子
等不于之人其情極為兇詐可嚴鞫窮詰崔奉春全寅金燦
等刑訊一次不服崔奉春龍津鎮一卒也不辨菽麥而前世
指為崔君故刑訊至此○丙子鹿鞠玉只德香義代僧一頓
各刑訊一次不服○司諫院連啓沈喜壽罷職金應瑞削去仕
版事答曰不允金應瑞罷職○司憲府連啓沈喜壽罷職事
兵曹正卽尹諲元以逆臣永廢姻屬當其擅權之日媚竊矣
乞自請清路之通聞者莫不駭愕至今以為笑罵之資請命
罷職答曰不允尹諲元違差○弘文館劄子大槩請沈喜壽
罷職事快從公論答曰劄辭具悉待大臣之道無乃太薄乎
茲未從之○命閔河瑞壓膝窮詰李德馨曰閔河瑞雖廉藤
窮問而兇謀則無招伏之理且渠不出於逆賊之招未知何
如王曰昨日河瑞臨訊發言兇惡至以為他日有公論且渠

逆賊之背也豈不知其謀乎李恒福曰渠之臨死亂言何足數乎且彭錫為人頗愚塞當初聞逆變之出自言知賊情而欲得微功其實則似非真知逆謀者王曰然矣但濟世禳柳彭錫為柳枝番矣李恒福曰柳枝番亦不可指的也此人之臨死亂言有何足數况彭錫不服而死其督置之極刑抵心似未安崔有源曰前夜何瑞援引不干人臣等亦憫焉自上置而不問孰不感激但以援引不干人至用極刑未安王曰非以渠援引不干人而罪之本以逆賊之督豈不知逆謀且以逆變為公論言頗兇惡且申慄豈於直哉承服之後教彭錫而言逆謀乎德馨恒福曰公論之說不過申救彭錫也但不出賊招之人極刑未安故臣等敢達矣王不聽河瑞亦不服○僧一順受刑後願與濟世面質濟世再三熟視稱以不知推官問曰此是汝之招辭所引何謂不知濟世曰僧輩多同名者此必他僧偶同名字非身所引者也○崔奉春刑訊二次不服奉春始招前日遊靈通寺與二儒生相侮有嫌怨恐濟世即其人故指為崔君而報怨云又以申景相申成趙說僧

天誦等十二人面質濟世皆稱以不知反覆變說無一言可信王愈
疑其有隱情命護視益厚○李恒福鄭擘啓曰表表巨魁已盡
伏誅今之所治只枝黨而已大槩親鞠已逾五十餘日今之可鞠
罪人不過十餘人仗願觀聖候平否或向夕不熟之時出臨親鞠
王曰當觀氣候行之○丁丑傳曰文陽府院君發引日永葬日
中殿哭臨節次令禮官議定以啓○傳曰自上出八時大臣以下勿為
下庭○司憲府連啓沈喜壽罷職答曰偶然通書必出於無情
休論可矣○親鞠罪人金蕙刑問一次不服崔奉春田承業
壓沙不服僧熙俊儀雲刑問一次不服○傳曰罪人金汝峻
則逆賊皇甫信招內金直哉家常常往來申景湘則以逆魁金直
哉妹夫顯有通書之狀並速竄全禎通書于逆魁相知情迹敗露
雖曰病人不可全釋極邊定配○司諫院連啓沈喜壽罷職答曰偶
然通書必出於無情休論可矣○黃赫加刑三次物故○鞠黃
裳田承業黃坤健全千福壓沙不服柳梯加刑三次不服僧熙俊當
日行刑熙俊與崔奉春同囚見奉春為濟世所迫以為崔君而不
知所對私謂曰濟世之弟以僧還俗汝必於山寺相識結憐云奉

春曰此記得靈通寺過儒生結嫵事遂以紉招鞠廳以此問熙後熙後諱不言與奉春說話朴承宗請刑訊一次承服李恆福請以欺罔之罪誅之熙俊遇殺○崔奉春烙刑不服○戊寅大司諫崔有源啓曰昨日臣在闕下下吏來問曰今日有新啓未知起草於長官處乎抑往亞長家乎臣詰詰其吏曰今日新啓吾以長官亦未得聞汝何以先知之乎吏曰城上所令我先稟云及暮始見正言趙存道簡通則乃請鞠尹暄事也夫鄭仁弘之忠節昭如日星聖上之所洞燭國人之所共知臣頃於榻前啓請更鞠金濟世今日之有此論固無不可故臣即以謹悉荅之緣臣亦鞠令趙存道往議於亞長則趙存道已詣闕下不得具草矣弟念兩司之待長官自有體面雖在家簡通必先議于長官此是流來規例而二昨趙與臣往容相對而絕不言此事昨日簡通遍歷諸僚未到於臣處名雖長官不能為有無臣雖庸暗瘦軟更舉何類與存道相容乎請亟命罷斥○正言吳長啓曰昨日趙存道以尹暄拿鞠事簡通臣以謹悉荅之日暮復見分發則其事竟不入啓凡啓辭若有中止之端則具由

更通乃舊例也而趙存道不相通示此無非臣見輕於同僚之致
請命罷尔○正言趙存道啓曰臣昨日以尹暄拿鞫事簡
通於同僚掌吏簡通往來之前徑先往稟大諫以入啓臨時
始為相問為辯臣欲將此意即為辯避恐涉騷擾只以連啓
詣闕適值大諫之出幕則未及一言先加詰斥親鞫之時紛
紜未安且不以中止之辯簡通於同僚所失尤大請命罷尔
答大司諫兩正言曰勿辭退待司諫獻劾並引避○司憲府
啓請大司諫司諫獻納吳正言出仕趙正言通差從之○大
司諫再避答曰討逆天下之大義避嫌乃一小事以此停鞫
殊無意勿辭參鞫以待他日處置不少退待○政院啓曰大
臣意明日曉月蝕在前冬至及日月蝕日則不為推鞫云何
以為之傳曰知道○己卯時李箕賓文希賢等久繫不決王
命議于大臣則左議政以為按獄之體參以五聽令該府更
為審處右議政議只憑文案尤難臆斷宜令該府高議覈啓
奇領府事議招辭相連人拿來憑閱金銀等物自取與否面
質科斷似當王曰依領府事議施行○廷鞫罪人王只義代

德香田承業黃坤健金蕙朴大秀刑問各一次不服論非金
繫壓膝不服昏半金千福烙刑不服○庚辰司諫院啓曰賊
徒所供問事卽廳所當無遺記錄不可有一毫踈漏而罪人
金濟世之招有雖死不敢援引曖昧人之語而雖死二字漏
而不書難免不察之失當該問事卽廳請命推考及第尹暄
前為黃海監司時於待罪杖啓中以為當初濟世援引鄭仁
弘而萬不近似胡亂不實為辭云夫仁弘以林下碩德之士
精忠大節宜與日月爭光其有切於宗社非徒舉國之所
共知抑亦聖上之所洞燭也濟世拿來之後其所援引之人
不知其幾何而仁弘之名終始不出於其口柳彭錫之招始
舉濟世引仁弘之語而乃謂如來庵之人濟世亦敢為援引
云故臺諫以此陳啓於榻前更鞠濟世則鄭姓之人一切不
聞其名雖死豈敢援引曖昧人之名乎云則賊招之變幻實
所難測若不赴濟世未行刑之前更為鞠問庸釋明辨則事
過迹遠俞久而俞疑仁弘恐為他日之口實尹暄亦未免構
捏之歸請命拿來尹暄先問當初杖啓緣由嚴鞠濟世得其

實狀以快輿情又啓沈喜壽嶽賊事啓曰判府事事已諭不
允尹暄事徐當叢落惟考事依啓○司憲府啓曰凡民無辜
出於賊招而當汲汲辨釋况一時聞人枉彼亮徒之援引則
豈可掩置遷延以致後日之疑乎右贊成鄭仁弘望重朝野
功存社稷今雖不幸而出於賊口聖明既已洞燭國人亦
皆昭知在當時雖或無一毫之疑而若不及時快辨則事過
迹遠俞久而愈疑矣當初尹暄待罪狀啓中有濟世在鳳山
時援引仁弘以萬不近似胡亂不實故刪去不啓云其時臣
等之意以為藩臣者凡賊口所供所當具由啓聞以待朝廷
處置而先容自己私說為未安而論之及濟世拿來之後累
次鞫問多所援引而仁弘之名終始不言至於柳彭錫之招
始舉濟世引仁弘之語乃曰如來庵之人濟世在鳳山時敢
為援引云故兩司長官以更問濟世彭錫事相繼陳達於榻
前矣彭錫徑斃而問於濟世則以嶺南鄭姓之人一切不聞
雖死豈敢援引曖昧人之名乎以此觀之前後賊招變詐難
測若不及今窮問以得其寔情則仁弘不免為他日之口實

尹暄亦不免為構捏之歸請濟世未行刑前尹暄拿來先問當初杖啓緣由後嚴刑濟世寃得實狀以快輿情賊口所出問事卽廳所當詳悉記錄俾無一毫踈漏而罪人柳彭錫刑訊時所供曰如來庵之人金濟世在鳳山時乃敢援引云此一欵問事卽廳不記者刑訊時不承服之言例不記也而臣甬瞻入侍榻前親聞之故雖無載錄實諸侍臣及禁府堂上而無疑然後書之於今日兩司啓辯中矣但以仁弘事更問於濟世則濟世乃曰鄭姓之人則一切不聞其名雖死豈敢援引曖昧人之名乎雖死二字最為緊語而問事捧招之際漏而不錄其不能詳察之失不可不懲當該問事卽廳請命推考又啓沈喜壽罷職事荅曰判府事事已論不允尹暄事徐當發落推考事依啓○下諭于黃海監司曰當初金濟世被捉鳳山時鞠何罪犯而渠告逆謀乎所謂更加鞠問者用何刑哉許而輸情乎茲由析詳問申慄馳啓○兩司合啓曰國家不幸逆賊之變出於聖明之世而自上特施好生之德罪囚之有病者不論渠罪輕重解枷而赦療之朝官士子之

連累者率多放釋而不問訊杖流來之制亦減其分数舉國
臣民孰不感泣而頌祝第念獄體既重逐日親鞫今至三朔
時候漸熱聖體勤勞必多所傷大小臣僚憂惶悶迫之情庸
有極乎近日獄中瘴氣熾發囚之保放前後相繼而其間罪
囚猶或出入闕庭則豈非未安之甚者乎且累次受刑之人
鞫問於殿座咫尺之下非但免穢難近至有殞斃而出者古者
人君柅荊袂除之意亦不可不念况巨魁既已伏刑支黨之
可問者幾盡訊讞妻子緣坐自有其律告主斬奴前史可懲
時囚罪人雖過百名除若干緊閔者外其可寘可放之類只
係聖上一施睿斷而已往在先朝己丑之變一日斷決多
至五十逆獄遂空鞫事已訖此實今日之所當法者也不
勤勞玉體日御外殿親鞫垂畢之獄也請加三思亟停親鞫
以完獄事以答輿情逆賊金濟世承服已久而尚逭天誅容
息於覆載之間今逾數月凡有血氣莫不痛惋况空間解柙
之囚逃躲自盡之變不可不慮亟命正刑以快中外人心
曰親鞫事當量處金濟世典刑何忙自前典刑大賊後雖有

更詰之端無從憑問因此多有未安之事討逆以詳盡為務
不以急誅為貴况失捕諸賊尚多濟世不可先為正刑勿煩
可矣○傳曰特囚罪人等流竄全釋之類更為詳議抄怒○
以李惺為司諫趙中立為兵曹正郎金壽賢為修撰柳忠立
為正言朴遵為兵曹佐郎李止孝為忠清水使○傳曰討逆
是何等事也為藩臣所當十分盡心而失捕諸賊尚不捕得
國無紀綱於此可知諸道方伯當為重究而姑先推考未捕
諸賊容貌年歲更為詳細書送津渡鎮堡山谷寺刹窮搜物
色如有新入山寺削髮為僧者兩界兩南關東等地行走之
人尤加識察為當此事馳諭于各道監兵使及京畿防御使
義州東萊江界江華府官處○傳曰凡罪人病重則所當直
啓勿為隱諱而黃赫黃裳病勢危重不為明啓受刑即變極
為駭愕姑先推考重治今後色承旨十分嚴飭○傳曰逆鬼
三日一通書于柳家之狀現出於賊招其子免死幸矣柳悅
遠竄○辛巳下諭于柳公亮曰尹暄取招金濟世時援引鄭
仁弘之說柳公亮同聽云其聽聞曲折詳細馳啓○司憲府

司諫院連啓沈喜壽罷職事荅曰大臣雖有所失何可輕易
罷職乎此書簡他人為之則固當罪之而大臣豈不知事理
而為之乎必無他意休論可矣○弘文館劄請沈喜壽罷職
事荅曰同西司○弘文館劄子請速誅濟世親鞫停止事荅
曰予意已諭兩司矣○傳曰逆賊妻妾訊鞫自右有例可問
者抄出嚴刑窮問可矣推鞫廳回啓曰逆賊妻妾訊鞫事
祖宗朝或曰未得逆謀端緒而先鞫親切人鉤得其端緒耳
然此絕無而僅有者特出於一時權宜之舉非可為後日法
今此逆獄連逮者多至三百四十餘人而死一評及其正妻者
可謂聖世之美事鞫事方憲亦不為此琴况今巨魁正刑諸
賊盡斃獄事盡完杖斃一二無識婦人無以更得隱情無益
於鞫獄而有欠於事体臣等終始堅執者意在於此伏惟上
裁○傳曰罪人等一二次受刑則多有徑斃者在古不然及
有其由更為議處○傳曰金日昇衣帶中亮書的宗無疑則
日昇妻及洪景忠並嚴刑窮鞫賊書所傳之人一一鉤問以
啓○連鞫淳雲王只義代德香等烙刑各五次金以鼎金蔥

壓膝各五次不服○壬午司諫院啓曰玉堂春坊八直之員雖有萬分切迫之故不敢徑出而近年以來紀綱解弛人懷自便以怠慢為高致以恪謹為俗流習已成痼無復忌憚不待文替經先出去論思輔導之地未免累曠極為寒心自今以後弘文館侍講院經出之員請先罷後推頃年政院啓辭捧承傳施行事已為蒙允而厥後置之相忘之地廢格不行極為駭愕請色承旨推考其公事申明舉行各司官員卯仕酉罷日短時辰仕申罷載在令甲而况政院職親地禁夙夜在公其來尚矣而近來怠慢成習雖春夏長日未及酉時公然罷出至於午前任意出去者比比有之極為駭愕請都承旨以下並命推考治罪自今以後一依舊例施行又啓沈喜壽罷職事荅曰判府事事已諭休煩新啓允○司憲府啓曰逆魁金直哉之弟強哉至於亡命而其妻父金元孝及其妻娣金尚寓等與強哉雖已義絕以一家之人尚帶職名物情殊以為未便請軍哭寺正金元孝罷職金尚寓本職及同知春秋適差又啓請沈喜壽罷職事荅曰判府事事已諭休煩新

啓允○持平姜翼文啓曰比干啓辭若為停止則停啓之意
書出於朝報例也二昨丙司合啓逆賊金濟世正刑事昨日
姑傳其論而臣以城上所下吏處忘未言之姑傳二字使不
得書出於朝報昏昧不察之失大矣請命罷斥啓曰勿辭退
待○正言吳長啓曰二昨逆賊金濟世正刑事昨日姑傳其
論而臣以城上所下吏處忘未言姑傳二字不得書出於朝
報昏謬之失著矣請命罷斥啓曰勿辭退待○司諫院啓曰
正言吳長引憚而退忘未言之則未免不察之失請命適差
啓曰依啓○司憲府啓曰持平姜翼文引憚而退濟世正刑
之論事甚重大而遺忘不言不察之失有不能免請命適差
啓曰依啓○啓領議政李元翼辭職疏曰此時大臣豈可辭
退卿宜安心久久調理○推鞠廳以罪人受刑經斃事回啓
曰臣等初慮訊杖過重稟減分數矣改杖之後經斃猶多莫
曉其故唯當嚴飭獄卒盡心針治善為救療而已敢啓啓曰
知道近日不為受刑而病斃者亦多更加嚴飭○癸未司諫
院啓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一自亂後 宗廟朔望之祭

廢而不行誠為欠典臣有源曾將此意仰禱宸嚴即下有司
議諸大臣論議多歧而特從李恆福之議聖上追遠之誠至
矣盡矣為該曹者所當將順奉行之不暇而乃以加賦難支
之說敢請更議已為無謂及大臣互有異同而命以依議聖
意所在理宜申稟而終始廢閣極為駭愕臣等竊查朔望祭
需案盛只是百石猶亦近七十目今 廟闕重新百事遵舊
多官加祿萬有餘斛其他不緊經費不知其幾而獨於 祭
禮闕畧若此使士大夫家廟獨享朔望之祭凡為臣子者固
宜惕然動念而諉以除弊一向搪塞極為寒心請戶曹色郎
廳及堂上並命罷職其公事更議施行軍案修正乃是莫重
之事為騎曹郎廳者所當親執點檢而委諸都案之郎有若
專不干涉者然軍籌之虛踈奸吏之弄術職此由也請自今
以後兵曹郎官別擇勤幹之人久任專察又啓請沈喜壽罷
職事荅曰大臣雖有無情之失何可輕施責罰但日久相持
有妨事體茲姑從之戶曹堂上色郎廳並推考他餘事依啓
○傳曰宋象仁是逆魁切親崖奉守宋從植亮賊一家之人

特寬鞠問之典象仁絕島定配奉守從植遠方流竄柳恒亦
出於賊招難以專免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申說再出賊口似
當訊問得情此意問于大臣○政院啓曰國家設科事體至
重自有祖宗朝定式其遵行之際少有弛張則將來之弊
有不可勝言故在前比初試八格舉子在喪及衆所共知之
重病者外切不許陳試矣今壬子式年初試許陳者多至十
七人此實前右所未有之事極為駭愕請該曹當該郎廳推
考實病與否更為查覈處置且禁府都事四員曾中式年初
試以推鞠不得應講曰一時權宜陳試則猶可至於許赴增
廣會試此亦規外無前之事蓋式年以講經為主增廣以製
述為主式年之許陳者不可赴增廣明矣請令該曹更議並依舊
例施行末世公道唯在科舉此路一開則後弊難防臣等區
區之慮實出於此惶恐敢啓傳曰允○推鞠廳啓曰當初送
招廣稱八道定將聲聞甚大慮有意外之憂八道監司等俱
令帶率軍官牙兵矣今聞以此調教農夫長立廢農耕種方
急民事可慮盡為革罷歸農之意下諭於各道監司處何如

峇曰依啓但海西則脫捕諸賊尚多此時不宜碎罷仍存似
常更議以處○推鞠廳啓曰今日昇衣帶中亮書死後過半
月之後始乃搜得而常其搜覓先拈而見之者唯一薛衍而
昨夕拿問張天翰則乃拈得後見之者也其間事狀臣等亦
所未曉必須先問薛衍備細憑覈然後訊鞠日昇親切人方
無未盡而被鞠者亦服矣薛衍急速拿問然後亮書所傳人
訊鞠鈞得何如答曰薛衍方管捕賊此時拿來似難亮書搜
出時叅見若干人姑先拿問如何○以宋亮詔為持平趙有
道鄭雲湖為正言○甲申太白晝見○文科式年改榜取洪
命亨等三十四人○乙酉大司憲李爾瞻啓曰持平宋亮詔
當為相會禮故臣赴早往本府則持平趙希逸未到臣姑留
依幕再三送請吏日晚希逸不來庭鞠之命已下事勢狼狽
不得已經出詣闕臣之見侮同僚處事顛倒之失大矣請命
罷斥臣職答曰勿辯退待○持平宋亮詔啓曰今日相會禮
諸坐時執義金止男服制掌令申景洛柳浹皆式暇與大司
憲李爾瞻持平趙希逸當為相會禮而臣到府之後李爾瞻

來入依幕方待趙希逸而進鞠命下故不待而去其後趙希
逸始為來到相會而罷此無非臣見輕司僚之致不可苟冒
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持平趙希逸啓曰臣霍亂
其痛而今日有同僚相會禮故力疾赴公未免差晚中路下
吏來言長官已入依幕臣急速馳往則長官以進鞠臨迫已
為諸闕臣獨與宋克訶行禮矣今見大司憲李爾瞻持平宋
克訶等避嫌之辭至以見輕見侮為言此實緣臣因病晚到
之致同僚既稱見輕見侮則何敢偃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司憲府請李爾瞻宋克訶出仕趙希逸進差
卷曰依啓○正言趙有道啓曰臣偶著生綃襟護往本院相
會之坐適有借衣禁着之議不可靦然同參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大司諫崔有源司諫李惺啓曰奢侈之習
日以益甚其弊難防識者之憂心久矣頃日臣有源在鞠廳
大言此事則大臣有以為堂下官青綃襟護曾所未見而近
來人多着之今若不禁則其漸將至於穿着綾段矣臣等將
痛陳大小人負尚侈之弊請令法府嚴加禁斷而欲詳知法

典禁制及先朝啓下公事備悉論之今日正言趙有道甫拜後當為相會禮臣等先詣依幕方為商確適聞在翰之教約以明日早會陳啓而與有道德行禮之後語及茲事則有道德偶着生綃衣引嬾而退臣等勢難處置請命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司諫院請正言趙有道適差大司諫崔有源司諫李惺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傳曰僧天緝等緊出賊口何以處之乎可議啓推鞠廳啓曰天緝初出賊招甚緊及乎馮問則無逆謀可覈之端至於其卒徒稱云之僧殘劣弓傭者居半臣等承命分等書啓時羣議多欲以此類置條列之中唯以無顯然發明之事遂書於情犯似重諸囚之末又濟世殿前面質時亦言此僧中無相識者云跡涉荒昧斷以流竄或為疏放唯在上裁答曰知道○傳曰天緝等十人重出賊口理難全宥並遠方分竄○傳于禁府曰逆魁金直哉父祖等依己丑年鄭賊例察處○三省鞠淫蒸人文書承服正刑初文贊以誣告其兄姦淫之罪被鞠而死臨死告其妻子曰必明吾冤自是贊之妻子潛伺晝動靜無一時懈怠晝果與

其父妾女姪私有迹一日書與父妾當書行函於房內觀其妻
子就利衣衾仍扁鎖其房告官下捕責無辭遂鞠致辟書乃
弘道之子鄭仁弘字子仁弘右書數數執執賈賈反坐死矣至是仁弘使其孫
祭贊墓以謝之一道梅快○丙戌司諫院啓曰大風瘡天下
之惡疾也慶尚左道人有以證者近來列邑之人轉相傳染
或入水洗瘡或在家搔癢而川魚家雞若食瘡痂則入食其
魚雞輒患其病非徒本道為然漸至於忠洪江原之境勢將
遍於國中而守令置之尋常莫有救療之意監司亦不致意
請三道監司推考令該司下送相當之藥物多般救療且令
都事巡檢列邑所患之人一一成冊後其中不用意守令各
別痛治事下書三道答曰依啓○傳曰五禮中有世子臨外
祖喪之語今亦可為乎文陽府院君未發引前恐或有議處
之事問于禮曹○傳曰安宗吉下往鳳山與申慄同力捕賊
云是乎施賞當否問于大臣柳公亮申慄等功在社稷實
是元功故為先施賞以外可賞之人今輕重詳議抄啓○王
親鞠王曰田闢以大將稱號累出於逆賊之口不可不推覆

各別嚴鞫得情田闢刑推不服王曰李鳳壽徐進男權得衡
李大立等事何如別無可據則可為今揀左相曰似無可據
右相曰逆賊豈有流竄事乎若知逆謀則應死無他而蓋有
如此等人故自前有以流竄之事也王曰嶺南所投權得衡
何如左右相曰此則尤不似矣只以同名之故也王曰崔奉
春之為崔君的實乎卿等之意何如右相曰未可知矣小臣
自初達之果捕投必不闕之人也左相曰濟世文書若果是
崔君之所為則必不闕之人也王曰權得衡與濟世招同乎
左相曰大槩權得衡則濟世臨刑所供似是遁辭柳愷刑推
不服捧朴鵬義雲招以朴鵬供辭詰問義雲仍為面質拿入濟
世更問尹奉益趙石龍去處濟世供云趙石龍兒名悅一
名光壁至尹奉益一名時俊曾學書於黃州僧德輪云更以趙
光壁無之之意問於濟世濟世供云張友呂者乃光壁之功
隣問於此人則可知云捧薛衍招供稱衣帶中亮書則日昇
衣服還給其妻之時先覺其有物而得之云更問參見人則
供云官負前下人皆見之且渠曾進監司之時則慮其被引

於逆賊表膽故誤以姜燁李亨俊為參見之人實則京居生
負稱云金世南者參見云王問曰若以為上送之物而封置
則何以不為上送而日昇已死過半月後始為拆見乎供云
其間上送與否等事渠不能知渠則只知捕賊等事而已云
王曰金日昇妻及其妻毋妻弟何以處之左相曰洪景忠若
在則似可憑問而今已死矣雖訊鞠其妻子似無可得之端
緒今番鞠逆自初不訊其妻子大是美事也此女人等雖訊
鞠無可知之理恐徒傷獄體而無益也右相曰逆獄若顯著
則不須問之而今則未知亮書曲折故欲問之耳大槩雖迷
劣拙謀之賊必不謀及婦人此則雖未可知薛衍之納招亦
誤矣初則以姜燁李亨俊參見納招而今則反以表膽誤達
為辭臣初未曉其故退見狀啓則姜燁等皆辨明以為薛衍
所稱參見之日乃與人觀漁之日也云故今遽如是納招此
甚非明白且彼薛衍者觀其為人聽其言語非庸劣之人而
此則誤矣且李德馨所達誠是矣我國之待婦女有道雖如
逆獄重事不為遽加刑訊蓋愚無知識故然也從前雖間或

有訊鞠之時亦是僅有之事也若日昇之妻豈是婦人不過鄉曲百姓之女耳然名之曰婦女則訊鞠似未穩當矣雖訊鞠必無與知之理故臣等寧欲失於不經也王曰但未知所問事如何耳雖綱常獄事尚鞠婦人况此逆獄是何等事而曰不可刑乎且己丑年亦為訊鞠矣並問於左右相曰其時則逆賊亡命故有此舉與此實不同而其時榻前亦有未穩之議耳王曰李潑李浩等妻亦訊鞠矣右相曰宣仁福金彥麟之招重出故並訊其母與妻矣此則移三省後之事也且金彥麟者必似誣服重出故人不敬議之而人皆問之矣禁府堂上皆以為與大臣之意相同云兩司長官亦啓曰前日己以妻證夫子證父未安之意啓達今無他見王曰此若非賊書則己若果賊書則所從來處何以知之兩司長官啓曰無己則金世南拿問可笑某某人叅見事或問於申慄亦可矣訊鞠其妻似無可知之理矣雖有亮謀渠豈謀於其妻乎左相曰賊書極亮極慘目不忍見而末端強執己令處置之說臣則疑之李甬瞻率甬言曰此語則不可以疑之也雖

指以為做作不必以此一款語疑之也崔有源及左相曰非
敬指以為做作也王曰可疑云者指為做作者也而特不明
言之耳天下之事變無窮固難測量矣金日昇已死之後誰
肯為之做作乎大槩金日昇賊徒中最是亮者也中使下去
時亦聞之則丁義民等常常聚會云而海西皆傳播云矣○
以朴槿為持平趙希逸為文學金質幹為兵曹正郎鄭文翼
為正言高用厚為兵曹佐郎權侗為檢閱○義禁府啓曰己
丑年逆賊父祖篡盡為拔去似當依此施行議大臣何如傳
曰允○丁亥傳曰文陽府院君發引日世子無可行之禮乎
問于禮官以啓○司諫院啓曰秉筆之任實是參下極選不
可不慎擇而近來薦引之際未免徇私極為寒心權知承文
院副正字權鎭人物允庸素無名稱不合史局之職請削其
薦行首掌務官並命推考答曰依啓○司憲府啓曰史局之
職萬世公議所係不可不極擇也通來史官之薦未免徇私
極為可駭而今此新薦承文院副正字權鎭人物允庸素無
名望不合秉筆之任請權鎭削薦行首掌務官並命推考答

曰依啓○禮曹以政院啓辭科舉陳試事回啓曰政院啓辭實是公論並勿許陳禁府都事四貞亦赴後式年為當傳曰依啓○推鞠廳啓曰海西雖有脫捕諸賊而此不過物色購捕耳別無發軍動衆之事以此若干賊徒失捕之故而全廢累百牙兵農作之事似非得宜况譏察購捕不用人衆監兵使手下有加帶軍官不限定數列邑守令俱有都將軍官官屬使喚之人其於捕逃脫之賊極為有裕他道一例革罷不妨敢以再稟答曰賊魁雖伏邦刑腹心徒黨失捕者衆他道猶可海西則似不可猝罷姑令仍存○傳曰金燦乃逆魁一家相劫之人保無不知之理加刑嚴鞠何如大抵許多獄囚情犯予不能一一照管今後可加刑之人鞠廳例為量啓推鞠廳回啓曰金燦以逆魁妻同生固難免刑但以鼎三兄弟俱斃杖下而別無鈎得之情金燦初不出賊招於律文又非緣坐者既受嚴刑又經壓膝雖更嚴鞠恐止就斃而已但事係重大自下不敢擬議大槩除正刑諸賊外受刑物故幾至六十近間刑訊之人多是初不在議刑之列者就斃相繼得

情無幾今方受刑者金濟世金景哲外只有十人而表表鉤
問逆謀者未見其某為端的此外茶慶則自下未敢輕議並
惟上裁答曰知道金百緘所為之事金燦必無不知之理加
刑窮鞠金景哲加刑如何議啓○傳曰田闢朴大俊加刑得
情予議啓推鞠廳回啓曰田闢累出賊招比他囚似緊而偽
造印信傳致田闢處行用之說似不近理至於彭錫招再引
時則乃以逆魁寄書平壤田進士為言田闢之出身已久此
招似是寫影而累次詰問之後乃稱田闢似不十分真的以
獄體言之則情犯如斯而已今雖加刑必無鈎得端緒之路田
闢年少登第而在遐方叅鞠諸臣無一知名者繫囚日久聞
其家行則頗以孝子見稱一鄉至有語及而流涕者云孝子
之與逆賊相去遠矣賊招之茫昧又復如此而今若加刑必
即殞斃伏承聖教目達下情唯在自上叅量裁處朴大俊與
丁義民諸賊居住同里又有族分加刑訊鞠似當答曰田闢
姑為停刑親鞠時議處朴大俊加刑嚴鞠○推鞠廳啓曰安
宗吉與申慄同力捕賊之狀本道監司狀啓一不現出而只

曰自己上疏論賞則必有後弊似難輕議然待申稟上來商
議處之為當可賞之人分等書啓必須與元功之人着實相
議叅酌抄啓申稟上來後一同議啓何如己丑前例當初黃
海道事大臣無由得知朴忠愷等上來後始為議定事勢不
得不知此矣答曰依啓○戊子文陽府院君柳自新喪柩發
引中殿及王世子自內行望哭禮如儀○司諫院啓曰奢侈
之害甚於天灾禁制之條載在法典而經亂之後堤防日壞
上自士夫下至賤隸爭尚侈靡衣服僭濫罔有紀極徃在
先朝累下嚴教別立禁條而人不畏法到今益甚至於閭閻
賤夫公然衣紬堂下之官或以段為裏衣或以綃為搭護堂
上官以綾段為褻服此皆前古所未有之事而時習日痼恬
不知怪尊卑無章紀綱日紊若不及今痛禁則將無以為國
請令法府查考先朝啓下公事其中僭衣一節逐日嚴禁
隨現痛治每於節季通計三朔內各日犯禁有無一一錄啓
永為恒式請捧承傳施行答曰依啓○禮曹啓曰五禮儀王
世子為師傅貳師則有臨喪之禮而為外祖父母則只有舉

象禮遣使致奠而無臨喪之禮何以爲之敢啓傳曰禮文中
有自上臨喪之語則世子亦似當臨喪故問之矣待返魂後
使之往臨如何問于大臣議啓○傳曰權得衡既以別將緊
出賊口不可全釋極邊定配李億禮遠竄李夢守徐進男李
大立等別無可據端緒並放送○推鞠廳以崔奠石乙屎所
供啓曰崔奠石乙屎所供如此渠之狀貌極爲孱劣既非杜
士僧而與彭錫所供亦大相違其非彭錫所援引則的然矣
彭錫此招似是臨刑辭窮而做出者今欲務實其言取必於
名同而貌類者則深恐終難憑覈此人何以處之敢稟答曰
議啓○推鞠廳啓曰逆魁正刑之後訊鞠逮建之人今已決
數月其表表應受刑者前日幾盡議啓杖斃之後又復指出
訊斃相繼別無顯然鈎得之情假令以葦羽參逆謀當在於
脅從之列矣不必殲盡乃已况有出於賊招之茫昧者則援
引雖重端緒無據 先朝己丑之變累出賊招及通書之人
多蒙恩流竄者實是酌量情勢而不得不知此處之者也今
以治獄適逢聖明之時前後從容查覈務令橫罹者無冤黨

逆者就鞠欽恤好生之德克協于慎囚之間臣等常切感
頌今刑訊諸囚率皆不實繫獄之類亦多應放羣議咸欲速
為疏決若誣以事體重大不能將順聖意而有懷不達則臣
等於此罪尤大矣惶恐敢稟伏惟上裁荅曰予亦何能盡知
其事狀乎卿等勿為未安更議以啓○傳曰各道捕賊守令
考啓推鞠廳啓曰祖宗朝以未捕賊論賞只取承服罪人
以法例言之則鳳山郡守申慄江陰縣監康昱開城留守金
信元白川郡守李暢已蒙恩賞此外無有捕承服之賊者矣
但開城留守既以捕百緘之功蒙賞則其時經歷都事似當
均霑恩典其間曲折問于金信元處不妨敢啓荅曰依啓捕
捉守令詳考書啓○己丑傳曰右相患病云勿為逐日參鞠
調理以行遣內醫者病○禮曹啓曰傳教事議于大臣則皆
以為君臨臣表古多有之况國舅之重世子往臨無所不可
云矣傳曰依議往臨擇日以啓儀註詳細磨鍊為之○庭鞠
○推鞠廳啓曰伏承更為議啓之命臣等不勝感激受刑諸
囚除田闢金景哲有親鞠時議處之教者外辛喜業情犯與

黃奭無異李香福京時仕顯有公文閱河瑞臨刑納招雖極
無理初非出於賊招謀逆端緒覈得無據以外方受刑諸囚
義雲則欺罔納招當為窮鞫朴大龍刑問四次壓膝二度烙
刑一度朴大俊刑問二次壓膝一度烙刑一度柳愼刑問三
次壓膝一度俱不省人事雖有縷命不能言語似無更問之
事臣等當初高確冒票者欲就以類中拈用先朝已行流
竄之典矣今聞受刑已深死在晷刻無鞫問得情之勢必輩
雖出獄門而死言得蒙持用次律之恩命則聖明欽恤好生
之德孰不感祝在獄諸囚除前日條列稟啓者外柳彭錫奴
婢再度查覈則元非彭錫奴子李真同表士龍則崔奉春已
死無可更問學仁等五僧俱無表表端緒一名二人辨覈亦
難依太準例裁處亦是䟽決之道臣等既承聖教惶恐再稟
答曰自古逆變時未免有橫羅之人故今以逆獄連累人等
與卿等詳議前後䟽放者極多但時方受刑罪人中幸喜業
乃黃賊之婿非但凶謀必詳知之簡中辭語極凶且慘然姑
除加刑絕島圍籬安置李香福則閔卓去處不為直告時仕

公文既非公產簿則似難取信姑為仍因閔河瑞柳賊之婿
允干云謀萬無不知之理柳暄以元玄之子再騰逆口金燦
以逆魁妻甥不無參謀以三人不可寬貸嚴刑鞫問朴大龍
朴大俊極邊定配柳賊奴婢姑為仍因李真同表士龍放送
學仁等依太準例遠竄○傳曰宋象仁申景湘乃逆魁坊親
也圖籬安置○右副承旨閔德男啓曰守令捕承服之賊者
昨日書啓之外無他可考而但亡命賊人丁義民平山府使
柳時會捕捉金滌居昌縣監金繼宗捕捉捕金百緘之時經
歷都事同參曲折依啓下命招金信元問之何如傳曰允自
逆變後允逆黨捕捉守令一一詳考盡為書啓○推鞠廳啓
曰君上萬壽之辰與他令節不同古人或預為設齋或放生
祈福誠以臣子至情齋沐祝慶無所不用其極也今日訊鞠
有申法典本意而罪人落點已下不可淹置臣等不敢啓稟
停鞠笑受刑之人半為鬼物若又加刑則必盡駢斃幄帳排
設呼嵩舞蹈之地豈見罪人物故則尤極未安羣議皆以為令
姑罷鞠誕辰後一日推鞠宜當啟啓答曰依啓○傳曰云種

不可留置近京之虞金崑金崗等並極邊定配○庚寅大赦
誕日王世子率百官陳賀如儀停推鞠○辛卯文陽府院君
柳自新永葬中殿自內行望哭禮如儀○荅領議政李元翼
辭職疏九七上曰卿疾非朝夕可瘳宜體予意安心久調○
傳曰今見黃海兵使柳公亮書狀則金濟世招辭鄭仁弘援引
之言之實云尹暄不可拿問此意言于兩司○傳曰今明日
庭鞠姑停○傳曰先朝 誥冕欽降時賀赦節目詳考書
啓○傳曰國朝寶鑑印出事言于校印都監○政院啓曰己
丑年逆變時錄勳事傳教日月及都監設局之月依傳教問
于其時驚宰則李準姜紳以為己丑年錄勳事十二月晦日
傳教設局之月不能記憶云矣傳曰知道○右副承旨閔德
男啓曰問于金信元則以為黃海兵使密開稱御寶偽造金
百緘捕扞堅囚以待朝廷處置云臣即分付于都事權義中
叢遣哨官金昌權日就刑吏崔孝元等襲縛囚禁又見江陰
縣監牒報逆魁金百緘悉捕云其謀逆之狀至是始知之不
勝驚愕痛惋嚴加鎖杻與經歷李屹都事權義中同議具由

馳啓矣傳曰知道○黃海監司李必榮馳啓曰考績一事極
為重大必須通歷列邑察其政治之如何然後乃可黜陟而
為緣奉行朝廷命令尚未敢離平山一步地廢貶之期不遠
令該曹商量廢置事啓下使曹以觀勢出巡限內啓聞事回
啓傳曰失捕逆黨尚多奉行朝廷命令為急本道方伯考績
之事觀勢退限等第啓聞○禮曹判書李廷龜謹啓為祀典
事平壤箕子祠改以崇仁殿立後主祀事已為啓下矣竊念
吾東方賴父師八條之教用夷變夏得免左衽禮義文明之
盛見稱於天下實萬世同極之恩也尊崇酬報之典宜無所
不用其極當如中國之尊孔子可也而祠宇草草只存於平
壤一城臣等常切恠嘆至於立後之典反不如麗太祖之崇
義殿誠是欠典聖明當了凡千崇德象賢之典靡不畢舉立
後一事始有成命實二百年所未有之盛舉也似當別遣近
臣告由致祭箕子殿薦有恭奉今既有殿監當為革罷鮮于
氏既定為殿師之後居平壤者及在他官者毋籍為軍聚居
祠下以供祀事從之遣承旨往祭本道觀察使狀啓請勒石

記事遂命大提學李廷龜製進碑文豎於殿傍○壬辰持平
宋克訥啓曰尹暄拿鞠事昨日批荅始下臣以城上所承受
之後連啓姑停與否所當通議同僚即出朝報而惜不致察
笑及見諫院姑停分叢於初更之後始覺其誤所失大矣請
命罷斥荅曰勿辭退待○司憲府啓曰持平宋克訥引嬖而
退當初尹暄拿鞠之論實出於未知其間曲折而然也及見
黃海兵使柳公亮狀啓則尹暄不必更請拿問故兩司之議
不欲連啓而日昨叢落之下諫院則以姑停出諸朝報本府
城上所不以姑停之意通於同僚而放過請命違差荅曰依
啓○傳曰健元陵之碑意謂平時有閣故命使之重建今
聞茲說不的若然則二百年之後創設於今日慮有時屈之
患更加聞見自前有閣若不明的還寢勿營事言于該曹○
禮曹啓曰王世子當臨文陽府院君之喪而禮文無此儀臨
師傳喪之儀以擬磨鍊何如傳曰允○癸巳傳曰庭鞠未畢
朝臣覲親之䟽逐日紛紛如非其親明有老病之患則恐未
安政院察為○司諫院啓曰捕盜假大將安衛性本悖戾濟

以淫縱曾為全羅兵使時聞道內新赴守令有美妾多遣軍
官要於中路而奪之仍為率畜其夫憤恚而死強奸者絞自
有其律衛之得保其生已云幸笑而尚遠寧列污蠟衣冠物
情久而蓋憤請命削去仕版答曰罷職○傳曰辛喜業濟州定配○閔
德男啓曰親鞠事命下而明日日食親鞠未安大臣之意如
此敬稟傳曰舊例考啓閔德男啓曰親鞠日食皆罕事無例
可考若捧招而已則似無所妨若刑訊則恐為未安敬啓曰傳
曰知道討逆非如他事明日戌時日食則今日似不至大妨
速為親鞠○王親鞠拿入趙光壁取招王曰趙光壁尹時俊
容貌年歲與所犯如何左右相曰此人則鬚髮表表容貌則
相違矣趙光壁捧招畢與濟世叔韓億萬有鍾故濟世援引
云出置墻外尹時俊拿入取招赴北絲還云捧招畢時俊及
光壁丁目山義民之弟也同入于庭拿入濟世問曰彼三人
中有所知者乎濟世曰只知趙光壁而他皆不知更使孰視
而猶不能知問濟世曰彼趙光壁者果是所謂趙石龍者乎
濟世供云真是矣又問濟世曰趙光壁鬚髮再如彼其多而容

貌供稱時或云少或云少何也濟世供云容貌則誤達矣
問濟世曰尹時豪尹時英等知之乎兩人時俊同生也濟世
供云不知大臣曰尹時俊則雖濟世云真是奉蓋時俊身在
他處其違誤無疑矣王曰但未知其事是乎右相曰準防草
料等公文萬不容偽矣王命拿八崔有海面質尹時俊有海
熟視曰此中似無所謂奉蓋者又問濟世曰此非尹奉蓋者
而爾何援引乎濟世供云尹時俊者乃尹奉蓋故前已分明
達之此則非奉蓋者必誤為招來矣問曰此乃是汝所稱在
黃州者若誤為招來則真是尹時俊者在何處乎濟世供云
真是時俊固在黃州矣大司諫崔有源進啓曰濟世事今日
見之則天威咫尺之下累變其說以覆載間不可一日容貸
之賊尚稽天誅任其變幻如此臣不勝痛憤焉此賊慮有可
問事故至今留置雖不必準杖茅欲刑之有源目見其變幻
之狀不勝痛憤之心故有此啓王曰彼賊詐知賊情而未捕
賊黨尚多故尚未與刑矣若嚴刑鞠問則徐可為之使趙光
壁與濟世面質濟世面斥光壁曰前年四月與崔君直共百

緘共會靈通寺云光壁供云無是理問曰汝之不往有可據

事乎光壁供云其時方以背腫卧痛云王曰田闢何處相見
乎問於濟世問之則供云不曾相見其弟益辰則相見矣夫更
問濟世曰雖不見田闢田闢與直哉所為之事有所聞乎濟
世供云田闢為及弟之年赴舉時歷入直哉家云更問濟世
曰田闢至於大將汝豈有不見之理乎供云聚會時聞之則
當為大將云矣王曰崔君以御寶印信使傳田闢處云將使
何用乎使濟世細達濟世供云此事則所與益辰謀者渠則
未知云王曰雖益辰所授同生之間豈不知之濟世供云崔
君言渠將下去云而亦不言其所用於益辰云丁目山捧招
王曰趙光壁丁目山事何以處之右相曰如尹時俊之可據
事則無之矣但趙光壁本是同接者云而又稱初見於直哉
家至於窮問則乃曰固已知之而見其與直哉極相親厚之
狀心自疑之欲知其荒唐之迹而姑試問其為誰云此言雖三
尺童子可知其必不然矣且前年四月得病卧痛云此可以
覈實處置事也光壁之實為石龍則自初臣則不知矣左

相曰重得背腫之說果是則可有所據矣趙挺曰亦非公文
可據難以取信宋諄曰濟世之言雖多遠端光壁亦無截然
之辭矣光壁之有罪無罪未可知矣然既有可據則自可覈
處何必公文既有遠端則一亦足矣况又多乎有可據而不
信有遠端而不察則聽獄其將何以哉大臣曰然則可刑乎
兩司之意何如皆曰亦不知所處矣王曰虛實則未知矣濟
世則以光壁為石龍笑左相曰但所言多有疑似之事笑王
曰此賊或不無指是為非以非為是之理若然則人命多傷
詳議處之可矣左相曰諱實援他曠賊常態所謂趙石龍者初
則曰在江華後則曰在白川趙悅是石龍今則又指光壁實
所難測矣左右以為趙光壁事可問於申慄矣相與持難久
之趙挺曰崔奉春亦未知其實為崔君而既奉春故刑之
此人亦果是趙光壁矣左相曰然則當為刑推乎王曰田闢
如何若同參逆謀則輸情為限而鞠問可也若不然則可以
脫出何以處之左相又申前日啓辭而赦解之且請下問左
右而處之閔德男啓曰丁目山亦刑之乎大臣則以為既是

義民之身似難免刑云矣王曰依啓朴承宗啓曰若千賊未捕之外獄事幾完矣王曰第恐賊黨多未捕矣左相曰閔卓之外金強執未捕矣此則完結之後亦可從容購捕矣朴承宗曰雖未捕得實非不完獄事而待之者也右相曰臣等之欲速完獄者意實有在中外以逮捕等事未免騷擾不聞不觀之中其所以傷元氣者甚多不可不慮也左相曰古人以為大獄甚於兵禍豈不大可慮乎左右亦同聲請之王不荅而言他王曰日食之日親鞫則未安庭鞫亦不當為之乎左相曰日食大變也故人君修者之道無所不至雖在外庭以救食清齋之地流血用刑未安矣王曰然則勿為趙光壁丁日山等各刑推一次不服○以南以俊為持平金摺為說書朴孝誠為端川郡守

禮部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禮部之職掌以辨九章之法，辨六代之儀，辨三代之禮，辨四時之節，辨五方之俗，辨六氣之序，辨七情之性，辨八音之聲，辨九德之行，辨十善之業。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三

五月朔甲午○乙未榮川人李坪上疏極論討逆稽緩之失
大為媚詞以中上意大槩請追刑柳永慶等請上尊號請錄

勳臣請以逆黨亮書頒示中外等事也

坪文臣李坪之兄也

峇交結李爾瞻為時名官故爾瞻使坪上疏論此事欲自揚

己功而排擯諸黨所謂草野之論也坪因以冒竊科第歸業

鄉里一夕暴死人以為鬼誅

○丙申平安監司狀啓義州地

雌牛產犢一體而頭二者毋離並斃事○傳曰李坪上疏還

下禁府○大司憲以下大司諫司諫獻納啓曰逆臣永慶窮

亮極惡謀危宗社之罪頃在戊申三月百官已盡論列而

其中不請冊封不錄聖勳者環東土允有血氣孰不痛心而

裂觴也 聖上中興配天之功在人耳目質諸神明而此賊逞

其異志掩蔽沮遏使 皇上降勅責成之意 先王擇賢付

托之舉幾歸虛地其計慘矣亮謀既成逆肆踵發義理晦塞

典刑不施我國之臣以全恩為公論中朝之人以立長為正

議至有查質無前之變而曾無一人為君父吐一辭明大義

此固永慶根柢已深死有餘烈者也臣等當兩司請討之日
或有參論之人而其時不能昭揭正義快施常典使逆魁得
免齊斧之誅亂賊之徒無所懲懼直執等賊接跡而起此皆
臣等討逆不嚴之罪也國是未定人心久鬱草野之中公議
日發李圻之疏至以傍觀詎斥臺閣臣等不能盡職之罪至
此而尤著決不可苟冒請命罷斥荅曰勿辭退待○丁酉禮
曹啓曰碑之有閣所以防風雨也但健元陵則自平時分
朔無閣云非古有而今無也似不必創始而設立還寢之命
極為允當傳曰依啓○副提學柳澗應教柳浦教理奇協韓
續男副校理吳請曹明勗修撰洪濤金壽賢啓曰逆臣永慶
謀危宗社罪惡通天七年當國一不請封掩蔽聖功不銘
彝鼎其謀逆不軌之狀昭不可掩逆肆之乘釁生心直執之
接踵煽亂其本則皆由於永慶之先立赤幟也當戊申請討
之日義理晦塞公論不嚴使窮亮極惡之賊得免於典刑王
法因以此而不舉國是以之而不定所當顯揚聖烈仰荅皇
眷昭揭正義沐浴請討之不暇而臣等待罪論思之地含默

不言以致草野之臣斥之以傍觀何敢自以無罪而處置兩
司乎惶恐待罪答曰勿待罪○弘文館劄子大槩大司憲大
司諫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戊戌司諫院啓曰進士申
瑛頃於館試中場之日借述於李景益李士珪等納諸燭中
使下人滯通之際誤傳於他儒終乃高叅物議藉藉李景益
等既下王獄而申瑛獨免其罪請命拿鞫依律定罪答曰依
啓○外庭推鞫後宣勅賜大臣以下兩籠塵扇有差○推鞫
廳啓曰尹時豪與金濟世對面使之五六次諦視而終始稱
以不知又招崔有海審視則答稱非是尹鳳翼云時豪時英
無可據捧招之事放送何如又令德倫與濟世面質則德倫
言活氣舒濟世依面納供而又變尹時俊之名為尹之藩此
賊與鳳翼常常出入中外與之偕行非他人之比而初招以
清州尹鳳翼再招以尹鳳三招以黃州尹時俊四招以中和
有農所尹之藩為是前後變幻之狀尤極痛惋渠自知假息
已久若真的尹鳳翼趙石龍就誅則渠無復假借偷生之勢
故為變辭不為直招羣議皆欲壓膝鉤問實狀矣答曰尹時

豪姑為仍曰濟世事親鞠時議處○已亥黃海監司狀啓信
川等地去四月二十日暴風大作雨雹交下大如鳩卵至如
屋瓦盡飛樹如霜墮發穗年麥立苗禾穀損傷道內各官一
搯難望西成事○庭鞠○推鞠廳啓曰韓彥忠金京元與濟
世對面諦視至於七次終以不知為言觀本通監司狀啓則
此二人俱以疑似被捕因非十分指酌者濟世所言又如此
憑覈無據何以為之答曰近觀濟世所為則變幻周測或不
無以真為偽以偽為真之理韓彥忠姑為仍曰詳議處之○
又啓曰伏見黃海監司李必榮狀啓則趙光壁之事問於申
慄而申慄亦謂變以光壁納段實是千萬意外光壁自少不
為科舉故前後都目一不舉論云則金濟世供稱同入場中
製得錢閉坎賦云云者大違錯矣張友呂所供亦稱光壁非
文非武只以鄉任為事云容貌年歲與賊迥大異蹤跡事狀
又與賊迥相懸其非真趙石龍則必的然矣近觀濟世情態
累次窮問無以為對似以平日所知名者苟塞目前之答應
一循其言則徒傷徽體趙光壁何以為之伏候上裁答曰趙

光壁事虛實難知以啓意更詰濟世以啓○義禁府啓曰李
圻上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議戊申之變臣妄以愛君之忱
率爾獻議厥後以全恩被斥者非一再矣今者李圻抗疏又
以此事為治逆主法墮壞之一大罪見之毛骨慄慄固當請
服邦憲不宜更參大論茅事機既重嚴命已降不敢引避姓
嫌姑盡今日意見追刑之舉臣於頃日賊徒之議追刑也亦
已陳達歷代及祖宗朝或有行此者而非刑書所載臣
不敢請行焉今此逆魁直哉等其兇謀曲折一一首服至於
清君側之說尤極亮慘己丑年與鄭賊密通書札則使出於
朝報依此規例瞻出播諸朝報則衆目咸觀逆黨亮狀人人
可洞悉矣右議政議當初全恩之說實先首倡者臣也今若
論之臣宜首誅既承嚴命不敢不議追刑之舉本不載刑書
古昔帝王及我國列聖或有已施之例此特出於一時之
命耳非臣等所敢援以為請也亮書傳示依舊例出於朝報
使中外通知無所不可領府事奇自獻議追刑之舉獻議中
有曰本不載刑書古昔帝王及我國列聖或有已施之例

以特出於一時之命耳亮札及賊書依舊例騰出於朝報使
四方之人明知其逆黨亮狀恐無不可傳曰依啓○承政院
啓曰臣等頃日續見慶尚監司狀啓大星墜地震如雷已
極可駭而昨見黃海監司狀啓則雨雹之變又出於純陽之
月加以暴風大作屋瓦盡飛木穀傷損若經霜墮號哭滿野
慘不忍聞是何天灾地變層現疊出於聖明之世警懼殿下
之至此耶况此海西一道逆變方作前後囚繫者多至三百
六十餘名雖賴聖上好生之德放釋者大半而然其所逮捕
之際亦豈無玉石之或混而致和氣之感傷者乎伏願殿下
益加省念鞠逆之際常恐無辜之橫羅討罪無越乎常典斷
疑寧失於不經上答天譴下鎮人心不勝幸甚臣等竊念殲
魁治黨大獄垂畢而已為承服之濟世尚且食息於覆載之
間天威赫臨益肆亮詠之態頃刻之間變幻不測今日引一
人明日引一人及其究問則事多不實前後牴牾真偽眩亂
自以多援廣引為迫生之計有言愚弄朝廷者然大臣量諫
痛之而不得盡言雖以日月之明洞燭其情狀而猶慮賊徒

之網漏既出於其招剛不得不跟捕非徒一道人心各自起
阻國脉之滯銷暗鑠可勝言哉伏願聖明亟刑此賊以快輿
憤速定獄事渙布德音使海西一道之民復得安居樂業答
曰定變置出深用乾剛啓辭具悉當體念焉○庚子鄭仁弘
上劄辭免所賜食物答曰不腆食物只表予之不忘何至煩
卿陳謝劄辭具悉宜安心勿辭不德忝位國是靡定至今又
有逆賊之變予不知所為卿宜勉起以徇國家之急○兩司
合司啓曰逆臣永慶竊據台鼎交通官掖包藏禍心謀危
宗社其窮亮極惡大逆不道之罪擢髮難數而姑舉其大者
言之聖上毓德春宮名位已定舉國之願唯在冊封為相七
年無意奏請使逆肆生心中朝起疑查質之辱竟及君父其
罪一也詔使之未大臣呈文固本之計莫大於此濫懷異
志敢為沮抑終不得售及中言者其罪二也受監撫之責奉
廟社之主櫛沐風雨備嘗艱險分朝闕右固結人心駐駕
兩湖經理軍務協贊中興光復薦物體先王付托之意答
皇上降勅之眷神功聖烈蔑以加矣宣武策勳力主塘塞

終掩配天之功陰逞不軌之謀其罪三也元孫岐嶷國人係
望八歲封號十歲議婚自在先朝已成令典敬肆亮計不
遵古例年踰十齡竟不請行其罪四也先王違豫彌年上
下憂違無帶內局不設侍藥之禮雜用峻劑致有一敗之教
彈論激發惡其議已指噬鵞犬反肆搏擊一向諱疾至欲陳
賀無君之狀萬目難掩其罪五也大漸之初祈禱祝文不書
聖諱欲填己名為人所止竟不得書其心所在有不可測其
罪六也傳攝之命宗社大計一國臣民所當洞知秘其備
忘不出朝報斥逐原任必行己意回啓之際極力防塞至設
未準封不可傳攝之語又以實出羣情之外為辭沮閣聖
教杜絕輿望其罪七也宗社之禍迫在朝夕林下忠賢千重
封章言所難言打破虎膽偃然陳疏必欲自明願指徒黨謀
起大獄陰謀秘計至此極矣其罪八也先王昇遐之日托
受密旨刑止詭秘莫知端倪其罪九也古者君薨即日嗣位
躬在史牒危疑之際尤不可少緩而當聖上即祚之辰欲為
淹延故問織袞之期遠待六日之後其為情狀尤極叵測其

罪十也當初請討之日王法不行使通天之罪得免斧鑕之刑主威不張亂賊接迹元亮餘孽復結徒黨為相為將之說累出賊招世濟其惡自速天誅國之常刑雖失於既往大逆之罪益彰於今日若諉以不載刑書而不誅其既死則此賊之罪反已居於汝立金滌革之下乎前日之使之自處只是以治其植黨亂政忘警通好之罪也正刑不加首惡不懲亂臣賊子將無所懼矣請命追施典刑以快神人之憤答曰追施典刑不著於刑書事涉已甚豈必為於今日不允○弘文館劄子大槩永慶追刑事答曰追施典刑不著於刑書事涉已甚豈必為於今日毋庸煩論○以捕金百緘功命叙用前開城經歷李屹陞職叙用前都事權義中加資所捕哨官等並依已丑舊例施賞○監問金濟世汝言丁未年與趙光壁同接作得錢閉坎賦云而張友呂招內言光壁非赴舉之人鳳山郡守申慄回答亦言變以光壁紬招實是千萬意外光壁自少不為科業前後都目不為舉論云此何故也濟世曰光壁雖是不文者稍解作風月而詩成篇之人軍都目則能解

見矣產首別監時雖以光壁稱之將帥置薄處則以石龍書之至於得錢閉坎賦則與閔卓同入場中於閔卓處借作笑問汝初何以江華趙石龍為稱中則以白川趙悅為言今則以汝所知名之趙光壁為說何也濟世曰此則當初錯告矣在鳳山時光壁適入郡使人言於身懇請勿言故身不告矣白川趙悅則本非趙石龍也身在殿庭面質時以趙悅為石龍而得錢閉坎賦同接製述云云事則其言其不言身處不省得而光壁兒名亦是趙悅也問汝言與趙光壁前年四月會於靈通寺云而光壁供稱自庚戌十二月得腫至辛亥六月始差云問於申慄則亦言得病的實云汝何處辭納段也濟世曰一時同往之人有之其寺僧印宗亦知之其寺壁上

有題名處今想在矣其時同往之人則以鼎以觀閔卓而已問汝前日供稱同往靈通之人金直哉百緘尹鳳翼崔君趙石龍而已云云再三盤問猶曰更無他人而今則又以朴以鼎以觀閔卓趙石龍等四人往參云何前後變辭之若此也濟世曰直哉等則前已告之故今日不告以鼎等則比直

我稍下之人故前日不為告之笑問光壁之髻若彼其長而
汝於鳳山招及殿庭招皆以髻少言之何也濟世曰鳳山招
豈身所書刑房書之也殿庭之招則如是告之之由身不知
笑○推鞠廳啓曰閔半龍士頓供辭如此限閔卓蹤跡現出
間聖曰何如金濟世依傳教更為多般窮詰則情辭窮適處
輒曰嚴故如彼納供又曰其時納招不知何樣為之前後辭
說尤甚變幻肆為愚弄乃至於此此賊假息已久自知必死
益無忌憚鉤之使言則必誣引知名之人問其變狀則輒曰
昏不能記憶又稱嚴故如彼納供雖反覆詰問難得實情臣
等不勝痛惋但當速正典刑以快中外之心而已敢啓又曰
曰允金濟世事典刑何忙乎拿未罪人時未入未今若先誅
濟世則憑覈無據姑待諸賊畢捕議處○辛丑傳曰辛慶晉
以黃赫之婚家喜業之親父難以得免而特施寬典削奪官
爵門外黜送洪瑞鳳以黃赫之婚不可全釋只罷其職○傳
曰逆魁金百緘捕授時奔走効勞之人並一一書啓事言于
金信元處○司諫院啓曰爵賞乃礪世之重冕而近年賞典

太濫識者之寒心久矣咸興判官尹命之雖有治民之聲豈
無相當之賞而遽陞堂上官爵之濫莫以為甚請命改正科
舉乃國家用人之本而士子發身之路也近來人心不淑以
代述借述為能事雖或現露而被罪犯之者相繼殊極寒心
若不嚴立科条痛斷此習末流之弊將不可防請自今以後
借述代述及係干科舉用情者勿揀赦前錄案施行事捧承
傳答曰尹命之治績茂著一資何濫不允錄案事依啓○兩
司連啓永慶追刑事答曰已諭毋煩玉堂劄子永慶追刑事
○傳曰己丑年罪人自現分揀者指何人而分揀者何謂也
詳問于右相以啓回啓曰問于右議政李恒福則以為己丑
之變罪人自現者前後甚多取招後議罪之時則推官之意
皆以自現為重自上開釋之教皆舉自現之事為言以此自
現者多蒙原宥只記此一欵而已至於某某人自現某時蒙
放與否臣昏耗已甚全未能指名記得云啟啓○壬寅弘文
館劄子請加永慶追刑事又鄭仁弘既被召命使之乘駟以
示優待之意事入啓答曰已諭一劄則答曰劄辭具悉當依

啓○兩司連啓永慶追刑事答曰不允○兩司連啓臣等伏
聞昨日備忘記有前後逆賊推鞠時人錄勲之教臣等固知
聖明欲示討逆之嚴義而茅念聖上中興配天之功為逆臣
永慶所沮舉國臣民之憤庸有極乎聖上有如是之功烈而
以臣子職分內事先承帶礪之罷則詐敢自安於其心而揆
諸事體亦為未安請還收成命答曰自古討逆錄勲用昭大
義意非偶然決不可已勿為煩論○以李坪疏論以亮書出
朝報頒示中外金日昇衣帶中書云此地軍已數千師期又
退可慮可慮急急有名表表者云云於軍中鎮服軍情且蘆
田官屯田內奴婢官妾婦女分給有功之人進上賁物一坊
蠲革僧社賤隸並通仕路私賤官屬亦皆革罷建都九月山
下入於誓文中舉事時一邊監兵信鳳先除後他餘邑各具
將官任意處之強執有殊常之意已定處置此儒可信故登
書送上三天符下○黃裳通黃赫書云右相二十度呈辭自上
久不下念二日始下適差物議以為鄭昌衍嘗入相云時
事可知世子竊三揀擇定於昨日上命退行外人以為昨昨

之風雨甚惡蓋祖宗朝嬪揀擇日有此變厥終不吉故退
定之命實出於此第未知然否都下人心極惡書有大志榜
于南別宮金榜男朴承宗成晉善等欲推戴大君而賴嶺鄭
得保無事云大子之所為也頃者大子欲盡除小子餘黨議
欲柳魁剖棺斬屍崔天健柳惺輩則將不免殺其餘各以次
第舉行臺論朝夕將發而還止矣○趙守倫通黃赫書云山
陵有改定之議人情極以為問今聞定於裕陵之側此則
稍幸議謚七八日尚未有定行狀亦未即製告訃使又至退
日可歎曰鄭疏論議涵涵柳相戰勝纔成定論而又於今日
論議百出柳相呈辭將不得保全云此間必有大段事雖曰
不關我事而遠相攻擊邦家之事日壞傍人所見亦豈得安
乎大槩大恟繞紆十日方在諒隍不言之中而玉堂論劄諫
院諫院被違者一度憲府被違者二度違易紛紜呈告不止
此必有大段處置故人皆窺避尤可懼也金日昇言惛之慚
作也黃裳稚女人父子間通報聞見言也趙守倫本儒士有
學行其為此書不過一家相報知近事猶為諛誣之辭而並

以逆書頒示以實黃氏之報為中懷地矣

○癸卯義禁府啓

曰金濟世近日罪人尋面質時嚴辭詰問則依頭挫氣辭色沮喪今日午時潛裂衣裔將為結項之際守直在傍之人及時救止云此賊知其不久必死有此自盡之計極為可慮更為具枷杻嚴囚以防意外之患何如傳曰先盡則只着短枷

○兩司啓曰聖上神功聖烈為逆臣永慶所蔽使望勅責成之意幾歸虛地竟致查質之變一國臣民咸願汲汲顯揚聖烈者非但贊頌中興偉烈歸美於上而已蓋欲快釋中朝之疑昭靈君父之被誣也聖功如此而尚未尊崇則臣子何敢先言自己微勞以失事體之輕重先後乎大臣若聞物議已發則雖有上命即當啓稟停止而不有臺諫終日論功且昨日論功之會出入啓辭使三司之官漠然無聞不惟舉措失當後日之弊有不可言請命罷斥答曰教命既下論功之舉在所不已秘密之計自古而然大臣有何咎焉勿辭退待

○甲辰賓廳大臣啓曰臣等膠守舊例不知變通終被臺諫之年執勢難覲然行公今日適有朝廷大議屢勉未詣尤極惶

恐答曰卿等有何所失勿為惶恐○弘文館劄子大司憲以
下司諫以下出任事答曰依啓○賓廳啓曰伏以有大德必
得其名有大功當享其號古昔帝王當危亂之際有功德於
宗社生民者莫不有尊崇顯榮之舉我聖上神功聖德固不
可以言語文字形容只以壬辰之事言之當西塞蒼黃之日
受監撫之任奉 廟社之主進往東南仗大義決大計通湖
甸聲勢觸冒危險出駐關右傳檄召募民皆思奮爭起殺賊
湖路得達國脉再存及東南稍定還駐成川控扼賊衝積貯
芻糧以待天兵獎率三軍身履戎行 皇帝知聖上功德特
賜專勅許令權搃全慶軍務遂駐駕湖南以成中興偉烈自
古人君戡定禍亂者未有如聖上身擔大事備嘗艱險勤勞
之績有辭於天下者其時羈的諸臣但有職分內事者皆得
策名鍾鼎而乾坤之大日月之明掩蔽至今不得昭揭於後
世羣情憤鬱久而愈激臣等之論始敷於今日實有罪矣請
上顯號以慰 祖宗眷佑之靈以答臣民顯望之心答曰尊
號事決非涼德所堪而况討逆策勳乃是驚例豈可因諸臣

錄勲之舉反加不當加之顯號乎古今天下必無是理宜速
停論推鞠可矣○領議政李元翼辭職上疏○賓廳再啓尊
號事答曰予意已論三啓答曰已諭○兩司前啓永慶追刑
事新啓聖上當壬辰播越之日受先王監撫之命奉廟
社主分朝湖右傳檄四方招集軍民駐駕險阨以待王師櫛
風沐雨決定大計人心已歸功德已著皇上用嘉聖勅
斯降特令權搢俾駐全慶協贊中興光復鷲物神功聖烈萬
世有辭而不幸逆臣當國陰蓄禍心謀危社稷掩蔽聖勲
上以不聞於天朝下以不謀於臣僚及宣武策勲之日微
勞細功靡不畢錄而獨使配天莫大之功終不得顯揚查質之
辱竟及君父一國臣民之憤鬱庸有極乎自古帝王有大功
德者莫不尊崇以垂後世昭揭之典其可獨廢於今日乎至
遵尊號之請以慰宗社以答臣民答曰顧予涼德有何加
號之理乎永慶既已竄死法不可謂不行何必追刑○司諫
院啓尹命之加資改正事答曰不允○弘文館劄子上尊號
事永慶追刑事批答與答兩司同○以趙挺為右叅贊朴自興

為吏曹正郎趙有道為吏曹正郎孫個為吏曹佐郎宋克誦
為持平吳億齡為刑曹判書○乙巳傳曰自先朝至今日
各都監卽廳監造官監役官等陞職及六出遷轉未及舉行
者並書啓○弘文館劄子大槩請上尊號事永慶追施典刑
快從公論事答曰朕已諭之勿用煩論○領議政李元翼辭
職上疏入啓答曰卿辭退不已予甚缺然卿雖有疾病何忍
棄予宜遵前旨安心久久調理○賓廳連啓尊號事答曰省
啓不勝翬然人君貴為一國之主榮顯無比有何尊號之加
以先王之聖德神功輝映宇宙而猶且冲謙牢讓未杪之
勉從亦出於迫不得已况予之不近似乎至於壬辰之事賴
先王格天之忠仗諸臣敵愾之力得致王師之遠征終見
宗社之再安予不過奉先王之命暫時隨行廟社而
已雖欲鑿空駕虛而為功其可得乎設令有勞當時予添在
儲副無所損益於封勳以映先王之不許已有明旨誰敢
違此妄議駭人聽聞亟寢勿煩以安予心○兩司啓尊號事永
慶追刑事答曰朕已諭之勿煩○兩司啓始寢錄勳之命

事答曰不允○丙午賓廳啓尊號事答曰卿等豈不知予無
功可錄上號之不當而雷同妄議累啓如此大非愛人以德
之意毋迫幸甚○兩司啓曰臣等伏睹昨日答賓廳之啓有
曰設令有勞予忝在儲副無所損益於封勳以此先王之
不許已有明旨臣等相顧驚駭未知聖教之所指也先王其
於都監定功之啓雖以屈儲君而降同於臣僚為答一則曰
考前規處之一則曰更為高度終之以量處之教為大臣者
所當開陳利害反覆申啓期於必錄而逆臣永慶陰懷異圖
敢肆閉塞既不以是功載錄於盟書又不以是功請封於
天朝及其查質之時大功未建之說功非世民之語皆出於
禮部之咨其他不忍見不忍聞之說難以悉舉此皆永慶之
亮謀有以致之也頃在甲辰李廷龜以冊封奏請使將行申
礫往大臣李德馨家謂曰冊封雖請天朝每以立長執言今
錄宣武以世子中興大功書諸錄券之首以世亂先功之意
為奏文付於此行則事必易成德馨曰此計甚好明日若先
叢言於賓廳吾當極力贊助翌日礫果叢言永慶鮮色俱厲

曰世子錄功何為大言折之德馨亦不能助云其顯抑無忌
之狀到此益慘今日廷臣尊號之請蓋欲為君父伸厚誣靈
深恥可以立萬世之公議扶百代之綱常快一時之輿憤請
勿守牢讓丞膺顯號建啓永慶追刑事答曰不必多費辯說
只予之無功可紀則自知明甚何可冒膺顯號願勿騷擾惹
起多事予非以永慶為無罪也既已寤死不須追刑○左議
政李德馨啓曰伏見下吏瞻出合司卑則中間有舉臣名為
言者而專與其時事實相違此必年久之事流傳風聞或致
訛誤以至如此也臣壬寅八月還忝相府甲辰四月呈病見
遼壬寅年委遣奏請使金信元張晚之行癸卯年則叅於請
錄聖勲之啓其年冬十一月以遷美受由甲辰元朝白虹貫
日有宰相各陳所懷之命臣辭違不得晚陳邊良傑冤枉之
事幾死於逆肆之手杜門編伏終乃違免其間一無與申礫
詣公坐語及論功之事臣遼相後始勤勲績臣不知風聞之
言緣何散也但癸卯秋前曾與申礫屢次相見每語掄揚聖
功之事必以此說傳播而誤作一時之話以傳也臺諫啓辭所

開重大不得不陳達實伏答曰臺諫啓辭中言及元是不開
今見所陳益知曲折卿宜体念勿為介意○賓廳再啓尊號
事答曰予意已諭宜勿更擾賓廳三啓答曰事有宜於古而
不宜於今者在先王則固是至當在寡昧則豈非理外決
無可從之通宜知予意毋庸更論○兩司啓曰臣等伏見左
議政李德馨啓辭以臣等啓辭中申礫所言一款與其時事
相違流傳風聞或致訛誤云此言傳播搢紳者久矣臣等中
或有申礫生時親聽此事者或有遇其子景禧詳問其時曲
折而遂及於啓辭中此非風聞之誤也德馨自謂曾與礫每
語此事云則其間日月雖或小差亦不可謂專無是事也子
傳父言似無失實之理而臣等何敢自恃所聞致疑於大臣
之言乎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丁未承政院
啓上尊號亟允庭請事答曰政院亦有如此之言乎予無分
寸之功豈有受號之理此時騷擾日甚予誠憂問不知所為
宜體予意勿為更煩○宗室啓曰伏以聖上中興功德振古
無比今此廷臣之請上尊號實未能形容殿下之盛德大業

而殿下屢下搗譏之旨舉國臣民孰不悶鬱而欲贊揚萬一
哉自古明君諷辟功存宗社皆享大號伏願聖明勿守牢讓
丞正大號用答輿望不勝幸甚答曰省啓深用矍然不辟既
無可紀之勞安有加號之理乎惟勿我避棄為幸○賓廳初
啓尊號事答曰今又未啓尤為未安君無以加尊功不可容
偽之意前已盡論不須更言目今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可駭
可愕之變相繼疊出國事日壞人心潰裂危亡之形迫在朝
夕予中夜慄慄若涉水無津况敢冒膺顯號取笑於當時貽
譏於後世乎今此之啓決非愛我之舉宜體予意更勿瀆擾
○賓廳再啓答曰卿等之誠則固非不知但卿等不諒予情
亦豈可予討逆方急而屢日停鞫反為無益之舉尤用痛焉
此非可從之事宜勿更啓速為推鞠幸甚○弘文館劄子請
上尊號事永慶追刑事答曰予意已諭○弘文館劄子大槩
大司憲以下大司諫以下並命出仕事答曰依啓○兩司合
司連啓永慶追刑事上尊號事答曰予意已諭○賓廳三啓
答曰誠無是理甚為騷擾停論可矣○戊申兩司避讓啓曰

今日尊號之舉實為顯揚聖烈昭雪厚誣而葢固當專討永慶掩殺聖功之罪明白措語洞陳義理庶幾感動天聽而近日賓廳啓辭泛論顯揚聖烈之意不舉送臣掩殺之故與三司平陳大相牴牾非但有礙於一世不無後世之起疑臣等欲固執平見則近於自是請命適臣等之職答曰意主於掩殺云者乃叙事中之語何至牴牾論議太擾未穩勿辭退待○大臣率百官初啓尊號事答曰卿等之言既非不足而又復率百官以啓無乃近於迫耶予憂惱之甚必發狂疾須諒察救之○弘文館劄子兩司並命忠仕答曰依啓○賓廳再啓○答宗室啓辭曰宗戚之卿亦復勸予以謬妄之舉予甚悶焉掃除妖氛再造三韓實乃聖天子字小之恩我先王格天之忠也子則只奉先王之命往來於乾淨地而已有何一毫加號之功願諸卿諒察予情毋庸更瀆○弘文館劄子大槩請上尊號事永慶送刑快從公論事○監察許宙等上疏大槩上尊號事○賓廳三啓○右議政李恒福啓曰當議請號之始得見兩司之啓有永慶掩殺等語臣問左議政

李德馨曰當時有是事耶德馨曰未聞也因言曰論功未半我以病適後無所聞知以元勳終始同參何乃問我臣言我在賓廳未嘗見如許氣色故問之耳鄙諺不爨無烟此言之哉其必有由耶其時有人往議于私第永慶始有難色及到賓廳群議齊同則始乃從之也歟蓋不可知也俄而物議益發人有衣問于臣者曰賓廳兩司之啓言有異同何歟臣應之曰一人之聞見有限天下之言語無窮同是一語而有聞有未聞者則異同何傷設令永慶有此掩蔽隻手障天不害為大於聖明何損益焉及見再昨兩司啓辭臣又問曰屬聲折之云者何謂耶德馨曰全未有是仍略舉其始末以啓臣終不敢以此一款置諸啓辭顧其本意不過告君以實不敢強其所不聞以為聞耳今日早晨臣踴躍赴闕則德馨聞有是議不敢詣闕允與人謀事敗則獨免臣所恥也臣既與德馨抵頂相議而德馨遂罪臣率百官知非所宜區區愚見雖或如是至於明日來則大非所以敬物議之道也押班侍請自有原任大臣糾率百官自有本府黃成懇乞聖明許適臣

職以安事體。荅曰：兩司蒼起騷擾，以致卿等各自不安。予心甚勞難，以為論今此廷請元非可為之事。卿等忠荏，遂獄母作退避之計。○兩司再避，啓曰：承命詣闕，方欲就職，而又見右議政李恒福乞適之，啓與臣等之論終始有異。至欲明日不來，令原任押班臣等亦何顏面。偃然就列，使大臣不安。其位廷請不成，摸樣乎。請罷臣等之職。荅曰：勿辭，退待。○已酉，荅監察等疏曰：疏辭具悉，予意已論。朝廷更勿煩言。○領議政辭職上疏。○奇領府事啓曰：左議政臣李德馨自昨日不來。右議政臣李恒福自今日不來。廷請之舉不成，摸樣在下之事不敢煩為仰請矣。近日雖因廷請事停鞫，而間有因鞫送事不得已及時急意回啓及啓辭之事，而相臣無一負事體。極為未妥。請李德馨、李恒福命招使之來，在賓廳會同待之。敬啓。荅曰：若勉從不辟之教，而推鞫送獄，則命招可矣。不然，則廷請元非可為之事。欲並卿等退休。今日推鞫之意，先為啓知。後處之。回啓曰：伏承聖教，不勝惶悶之至。廷請之事，非臣等一二人之請，乃一國臣民同欲之。至願未得，請前固

不可退去然而聖教至此李德馨李恒福命招使之推鞠為
當啟啓傳曰允○宿願啓曰伏承今日推鞠之教更與公同
會議則體有輕重事有先後群情所激臣等何敢以受命之
重徑入鞠廳乎人君之膺顯號者固各不同功雖大而德未
必盛德雖盛而功未必大若是而加以過實之名則其辭之
也亦宜今聖上之功是何等大功聖上之德是何等聖德臣
等雖欲不言不可得聖上雖欲辭之亦豈可得哉夫處千古
所無之變致千古所無之績變固非常績亦非常所以致此
者無他徒以聖上承監撫之托則以先王之心為心受專
授之勅則以皇上之念為念為天將為之先後為軍興為
之拮据為忠義為之激勵為瘡痍為之撫摩以為則成以諭則信
以存則神以過則化中興之基實本於此蓋無一毫一髮非
聖上協贊周旋之致然則聖上之功德可謂質天地而無愧
傳萬世而有辭古人所謂功不離德而獨建德不離功而獨
尊者非聖上之謂歟以如此巍蕩難名之勳德而久猶掩蔽
神人之憤益深則臣等今日之請決非得已祖宗之望在

此臣民之願在此臣等只欲仰體祖宗之心下順臣民之情實非臣等之私言也自上雖以不察予情為教臣等尤以不察下情為悶百僚之廢事朝廷之騷擾有不可計伏願聖明陛下俞音以安輿情荅曰予以不似之資猥承艱大之業國事無形日夜憂懼若涉大津不知畦涯災異之作由人所召而近年以來天災地異層現疊出當此之時雖功在社稷德洽臣民亦不可冒受顯號誇示四方况予無功不德者乎情隘辭蹙不知所論願加憐察停論推鞠幸甚○大臣以下再啓曰臣等咸造在庭日望俞音而反承未安之教非止一再臣等驚惶隕越固知所處益感聖上有功不居有德自損之盛心也災異之興既曰由人所召則在聖上敬天之心豈不思側修以實而期於潛弭者乎嘗妖氛昏塞之日三京丘墟萬姓塗炭豕先王付托之重展監撫修攘之業使賊兵退遁邦家再造回鑿駕於鴨塞復烝嘗於舊廟遂使民無指瘠四境乃安則聖上之功德於先王而有光焉况壬辰之禍在古無比矣先王亦既度歸美之稱殿下其不思似

續之心乎若於今日不有尊崇之舉將何以答 皇上專
勅之賜而雪嚴萬查質之誣乎仇人子之於父母有一善行
則必暴之於衆要傳於後世臣等之冀吾聖上垂休光於萬
世者何以異於此乎翰送之當急臣等亦非不知而事有輕
重不可少緩瀝血廷請已至多日不徒不得遂願日承邁邁
之教臣等誠薄之罪萬死難贖更願上思望天 祖宗眷顧
之意俯循朝野顛望之情亟賜允許不勝幸甚○弘文館劄
子大縣大司憲以下大司諫以下並命忠仕答曰依啓○藝
文館劄子大縣上尊號事八啓○監察許宙等上疏大縣上
尊號事八啓○兩司就職○答弘文館劄曰可從之事則不
從乎勿為更言答迨刑劄曰省劄辭嚴義正足以破奸鬼之
膽矣但永慶亮狀國人之所共知何必追施典刑後羽快耶
討送雖不可不嚴而議刑亦當詳審宜體予意勿用煩執○
答藝文館劄曰汝等以秉筆之官當書一國之是非勸子上
疏將何以書於史冊耶不獨止於誤寡昧而已須勿更言○
宗室前啓上尊號事○答大臣以下再啓曰他事不論討送

是何等事而推翰未了朝廷上下皆置之度外做此請弼之
啓如救焚之急意是何道理豈今月家吉必趁於此時雜翰
送之重有不暇計耶願更思之○答宗室曰予意已諭願勿
更煩以安予心○大臣以下三啓大槩上尊號事八啓○兩
司合司前啓追刑事答玉堂劄答同○答監察疏曰已諭不
允○答大臣三啓曰可從之事則不從乎勿為更言○庚戌
大臣率百官啓上尊號事答曰國事之艱虞如此加之以討
逆方急而卿等不量事勢強聒至此予未曉其意設令應受
之弼自有徐議之日何可催迫於此時廢推翰曠百職也退
為改圖千萬幸甚○答領議政十度疏曰予非不知卿病甚
而不敢違者悶國事也今者左相引入不忠已累日子將何
為尤難允從願安心久調毋庸更辭○傳曰今明日私忌也
翰送不可已矣至於啓辭出入未安亟停啓辭兩司啓曰臣
等以為事有輕重尊號之請既啓之後則送獄雖重不可先
此而後彼前後聖教雖切不敢停止今以私忌特命停啓雖
國忌之日如非六時致齋則不為停啓於致齋之日例也私

忌齋戒停止百官大論之啓事體未安請收停啓之命○左議
政詣闕上劄辭職○右議政竒領府事啓曰臣等即議于衆
官則咸以為庭請大事不可拘常此非一二人所能獨自進
退也群情如此臣等不能沮遏冒昧陳請不勝惶恐敢啓
荅曰依啓○賓廳再啓大槩上尊號事入啓○宗室啓辭大
槩上尊號事入啓○弘文館劄子大槩請上尊號事遂臣永
慶追施典刑事入啓○荅合啓曰予心不安故言之如是論執予
奈如之何依啓○荅賓廳再啓曰時有古今事有當否在
祖宗朝則誠為至當在今日則決知其不當矣何必苟引前
例以為之辭乎若憚於論啓屈意而一從之則取笑四方貽
譏萬世豈不闕乎惟望卿等庶諒此情○荅宗室曰予意已
論○荅弘文館劄曰予意已論○荅監察許宙等疏曰予意
已論○荅左議政劄曰聞卿引八極以為嘆今見卿來啓之
劄備悉曲折末世人言何足美也景禧欲顯其父之績而措
語太蔓予已恠之矣卿宜安心勿辭以匡國事○傳曰閔卓
捕捉幸矣何處捕捉曲折問啓○兩司啓永慶追刑事上尊

踴事荅曰予意已諭○賓廳三啓大槩上尊號事入啓荅曰
御寺至誠予已知之何必上虛踴於寡躬然後安於心乎事
若有萬一近似之事則亦豈敢強拂群情關右湖南駐馬云
云之說尤極可哂僅能容身於乾淨地惟聖美進退而已寧
有撻亂之功耶有醜面目決無冒受之理不宜催迫可憐察
更勿騷擾○辛亥大臣率百官啓上尊號事荅曰今日之事
固不可言上下持久逐日煩擾如或有勉從之勢何敢強拂
群情致勞大臣萬無虛受之理宜體予意速為停止○賓廳
再啓上尊號事○弘文館劄子大槩請上尊號事永慶追施
典刑快從公論事不允○荅再啓曰可從之事則何可強拂
群情至於此極乎生事於無事之中曠廢庶務已為未安罪
人連續執囚而停鞫已久寂無一言反以不當為之事紛紜
催迫尤用痛悶無益之甚願勿更煩○賓廳三啓上尊號事
○藝文館劄子大槩上尊號事荅曰已諭○荅三啓曰予意
已諭勿為騷擾○申景禧疏極陳其父礫定策保護之功且
侵詆大臣荅曰觀卿之疏欲伸父之忠耶語侵大臣事體未

穩疏辭俱悉之矣○壬子弘文館劄子請上尊號事永慶追諡
刑事快從公論事入啓○傳曰世子冕服歛降者實乃二百
年稀濶之大慶也似當肆赦某罪以下可放當否問于大臣
議啓事言于該曹○賓廳初啓上尊號事○宗室啓辭上尊
號事○兩司啓大槩送臣永慶追刑事上尊號事答曰不可
從也毋庸更瀆○答賓廳曰予情已盡喻之而逐日未啓追
之以不可為之事悶挽憂惕不知所為再造邦家得有今日
寔我 先王格天之誠扈從諸臣勦力之功願予何功之有
決不可冒受偽號重獲罪於天下後世願速停論推鞠送獄
○答弘文館劄合司答同○以鄭豈為舍人趙存道李挺元
為正言權倖為檢閱鄭基廣為注書○甲寅大臣率百官啓
上尊號事答曰卿等今又來啓昨日暮賀禮將迎所答不
盡所懷中夜思之尚有餘情敢此略及自予嗣服前後 皇
恩罔極寵綏異常有訐輒許稽首拜命感淚自零願惟薄為
無功可記迫於群情強膺徽稱有愧于中其形必渥茲負厚
意迄可休頌○宗室啓辭上尊號事○賓廳再啓上尊號事

入啓○弘文館劄子請上尊號事廷臣永慶迨施典刑快從公
論事入啓○傳曰尹命之超叙○答宗室曰予意已諭宜勿
強煩○答再啓曰 皇恩天大感極而懼所當小心以對休
命何敢冒受不合之彌自取過福之灾乎予言出於至情切
願亟體決停各察職事○傳曰世子冕服奏請時一行有功
勞人分等書啓○賓廳三啓大藥上尊號事入啓答曰稟曲
之悶不能盡諭願加量察勿為更漬○答弘文館劄曰 皇
恩如海慶莫大焉眇末無功愧切于中茲未從之勿用更漬
○又答造刑劄曰已諭○乙卯願議政辭職上疏○傳曰林
孝一非如科場借作奸濫之比何以在未放之類考啓○右
承旨啓曰自工郊近勅書時一勅未及未到而禮貌官不為
啓請平身仍致自上久久鞫躬此實當初禮官不為詳察兩
勅先後遠近明白磨鍊之致而其儀注臣亦不察循例捧入
極為惶恐伏地待罪傳曰勿待罪○都承旨啓曰自前宣教
宣筭官必以舍人及玉堂東壁差出重事體也本月二十日
陳賀時宣筭宣教官應教柳浦舍人趙正立以實差前期啓

下雖有事故所當付標而大禮臨時不告政院以預善任意
陞實極為駭愕請該曹當該即廳推考次知色吏因禁治罪
傳曰允○禮曹堂上啓曰今行有兩勅勅書在先使臣在後
到迎詔門傳勅之時兩勅俱至則使臣先傳一勅次即傳
勅不過一時事其間似難更為平身且一起迎勅兩次鞠
躬禮無所據實不料其間如是之久臣廷龜以質禮入侍再
三傳詔於禮貌官使之速唱平身而一勅擔持之人立在稍
遠促傳之際致令聖躬久未平身至今悚然伏地待罪○大
臣率百官啓上尊號事○宗室等啓上尊號事○兩司啓永
慶追刑事前啓上尊號事答曰尋常詭話間無功德而稱功
德猶且不可况敢上虛號而書諸冊乎此理甚明可質鬼神
宜知此意須勿更論永慶之事已甚之舉不必為於今日休
煩可矣○弘文館劄子請上尊號事送臣永慶追施典刑快
從公論事答合司答同○答嶺廳曰省啓具悉勤懇卿等難
欲歸美於眇末而撫躬環顧都無分寸之實績厚意寧可負
而天人不可欺也茲未從之毋庸更煩○答宗室曰已諭勿

據○賓廳再啓上尊號事答曰卿等之至誠予豈不知但無
可紀之功可稱之德今日國事如日將暮虞憂之急不一而
足冒受虛號妄自尊大則深恐重獲戾於祖宗臣民天下
後世也此所以望望問迫懇祈于卿等者也群情予已知之
如斯而止可矣勿為煩言○賓廳三啓上尊號事答曰予意
已諭願勿更據○以朴樵為大司諫崔東弼為執義金贊幹
為掌令吳長為正言鄭文翼為司書李溟為持平李愔為刑
曹參議金壽賢為掌令金緻為司僕正○丙辰答願議政辭
職疏曰此時宗戚元老何忍遽退願察予倚毗之情卧而論
道○賓廳啓請上尊號事答曰如此大國忌日亦為未啓不
勝未安齋戒日不欲多談休頓可矣○賓廳再啓上尊號事
入啓○弘文館劄子請上尊號事送臣永慶進施典刑快後
公論事不允○宗室啓辭上尊號事○吏曹啓曰本月二十
日迎勅時舍人趙正立宣教官竇差應教柳浦宣筭官竇差
啓下後皆公然不入其任便無憚之習至為非矣請並推考
○答賓廳再啓曰省啓尤用瞿然願予有何討賊雪耻之功

乎自知甚明決難虛度更願斟酌勿煩○荅宗室曰卿等之
誠予已知之勿為強頓○兩司啓永慶追刑事上尊號事荅
曰勿為煩論○宿廳三啓大槩上尊號事荅曰予意已諭○
丁巳兵曹啓曰城子頽圯處專不用意旋築旋毀功力可惜
極為未便自某處至某處某官修築小名置簿或不久崩塌
依續隸啓罷勿揀赦前啓係九都城修葺不可不堅緻也別
定本曹堂工郎廳董率禁火司官負十分完固修葺俾無頽
圯之患○戊午大臣率百官啓上尊號事荅曰以股肱大臣胡
不諫予情事而強為無理之舉乎願予原德有何可紀之
績而欲加揄揚之號號者名也名者實之賓也既無其實而
徒取其名則不幾於欺天欺人而又欺其心乎願卿等體予
至意勿為更瀆俾予得免為笑罔於後世○兩司啓永慶追
刑事上尊號事荅曰耳目之任以格君為先而今則不然欲
加虛妄之號於無功不德之身予甚恠焉宜察予情休論可
矣永慶事討逆雖不可不嚴而追刑之舉恐非治世之義事
也毋庸強爭○宿廳再啓上尊號事荅曰卿等之誠則至矣

但予意之論實出肺肝而卿等不為諒察才相持至此國家之不幸甚矣大槩做事姑置不論罪人就囚已久鞠送未畢而拋棄獄事煩瀆至此予實駭恠願丞停論速為推鞠以存國體以副予望○兩司再啓上尊號事求慶迨施典刑事○荅弘文館連劄曰論思之職以格君為先今則不思欲加虛妄之號於無功不德之身予甚恠焉宜察予情休論可矣又劄荅曰討送雖不可不嚴而追刑之舉恐非治世之安事毋庸強爭○宿願三荅荅曰予言出於至情而不見信於卿等自慙薄力無顏更對朝臣也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亟停此舉各察職事○荅合司再啓曰已諭休煩○宋室連啓不允○以李士慶為掌令金克成曹明昂為正言○庚申兵曹啓曰凡軍士上番時軍裝點考之時本曹及都摠府下人為籍行下私相徵贖為世禍弊故上年曹啓自內軍裝點考後待試射不中者論罪或徵贖事允下如此為之則軍裝自感精好矣今日點考時即廳下人橫侵猶夫前日云為後倍吏難所護恤闕下衛卒安可科歛乎揆諸事體極為未便摠府點考即廳

為先推考何如傳曰九○掌令李士慶啓曰無狀賤臣忝冒本
職實出人望之外驚惶縮伏只竚公議之數今見兵曹啓
辭上番軍士點考之日縱下人作孽之狀備盡情態滿紙狼
藉臣即其時兵曹郎廳也侵衛卒護私德是何辜罪狀而乃
敢冒居風憲重貽清朝之羞辱也哉且搃府以同罪之人決
不可晏然同叅議律照斷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速待●
司憲府啓掌令李士慶引嫌而退下吏作孽之事官負何以
知之况兵曹以其事歸罪於搃府郎廳為先推考則似無可
避之嫌而其推考同叅議律之際果為防碍請適差從之○
辛酉願議政辭職上䟽○觀象監啓太白晝見申時兩電大如
鵝卵○咸鏡監司馳啓各官所報癘疫日熾六鎮及南官無
邑不然相當藥請速下送○大臣率百官啓上尊號事答曰
又省䟽章深用驚惕可從之事則何至今留難乎卿等該聽
予言昔宋朝李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云蓋人主
在崇高之位衆欲攻之必須常知虞憂之象然後有所慎畏
無暇逸放肆之心矣予雖無似深戒于此故紛華驕奢之念

平生不萌于中况此顯號則非但賤逸而已驕奢而已書諸
簡冊傳之後世其謂予何卿等以李沆之心為心納君於無
過之地以圖國家無疆之休幸甚幸甚○弘文館劄子請上
尊號事永慶追施典刑快從公論事八啓○兩司啓永慶追
刑事上尊號事○司諫院啓曰南北潛商之事自祖宗朝
痛加禁抑載在令甲而邇來國網解弛人不畏法潛商之輩
少無忌憚金帛綃繒之屬滿載絡繹盡賣於東萊而倭人利
之問其所從來至欲借路自取於遼東開市之處已極可駭
而叢州潛商者亦從本州之上流便路任意往來於中原地
方胡里等處邦內之事無不漏通非但國用因此虛之後日
之患有不可言請東萊府使義州府尹並推考治罪令廟堂
另加處置痛斷潛商之弊新來侵虐之弊臣等曾已論啓而
義禁府都事宣傳官等不有承傳公事少無忌憚侵虐之事
比前尤甚徵索之物罔有紀極聞者莫不痛甚請宣傳官義
禁府都事行省官並命罷職答曰推考○司諫院啓曰本既
非庶官之比而夙離以洛寓閭閻事體苟且前日本基營

立事入啓遂允該曹已給材木方為始役而工匠價布及供
饋等物專無辦出之路役軍零星將至停役若經澶雨則許
多材木必盡腐破實為可惜請令該曹定給軍人糧料價布
供饋之物使之免了稅之○宿廳再啓上喜號事入啓○傳曰士
辰以後孝子忠臣烈女等實行速為勘定頒布事曾已累教
矣而尚未舉行真知其故也當此人心貿貿義理晦塞之時
褒崇忠節激礪頹俗豈非莫大之急務也此意言于該曹着
令急速議勘施行感悅人心鄭欽壽為先王服三年悉其
誠可尚曾有濩戶侵恤之命矣似聞本邑只濩戶云宜給濩
田結之役以示嘉獎之意○傳曰黃州有判官則兼牧使不
必當此罪柳公亮勿罷○荅兩司曰討逆未畢國事艱虞突
異疊見日夜憂惕無功不德之若決無加號之理予雖不德
必不為此舉宜知予意須勿更論永慶事已甚之舉何必施
於朽骨乎不允○宗室連啓前事荅曰御等之誠至矣不礙
無加號之理願察無煩○荅宿廳再啓曰予言出於至情而
御等之請愈徃愈迫予欲因寐無聰也東土之得為再造免

於冕首染藍之歸者實是 聖天子字小之仁我 先王事
大之誠扈從諸臣戮力之功也予則只奉 先王之命進退
於乾淨地而已此可謂有功乎吾誰欺欺天乎諸卿之至誠
予非不知而但不可虛受大號以臨臣民此所以望望問迫
固知收歸者也卿等少加諒察勿為更擾○兩司再啓荅曰
予心之問愈啓愈深豈以日再啓而聽乎予意已諭願勿勞
擾○賓廳三啓荅曰卿等之言差矣若賢德之者在國而民
蒙澤則順人心膺顯號有何不可予則不過奉 廟社驅馳
於道路而已雖揚辭贊頌予何敢冒偽功受虛號取笑於四
方問在肝膈非飾讓也卿等宜憐察休擾○以趙希逸為持
平韓纘男為掌令金昶鄭雲湖為正言曹明勗為修撰鄭造
為宗簿正金止男為副校理權昕為校理姜翼文為文學申
湜為春川府使○壬戌營建廳啓曰黃海監司柳夢寅獄物
別備數多至四萬斤鹽一千石助工為諸道監司之東至於
郎廳雖或以戶兵工曹郎廳兼帶者而已為書啓蒙賞瓦署
則以本都監監牧官專掌燔造本無別坐而各道都事或有

材木分運輸送者而別無可紀功勞者矣故洛傳曰知道柳
夢寅加資○大臣率百官啓上尊號事荅曰人主富有一國
貴為君王其榮華榮顯無以加矣彼尊號贊揚之事不過如
天末之一點浮雲古之志士得喪去來亦不可介意則人君
虛號之加有何毫毛之益反有所損予不敢捕張不顧聲譽
只欲守拙安分秉化歸真而已况今因李珣之一疏卿等遂
請不已予尤用痛焉予雖不淑豈因一豎儒之妄言輕受不
敢當之大號乎萬無此理休煩早退可矣○弘文劄子請上
尊號事永慶追施典刑快從公論事不允●兩司連啓不允
○荅頌議政疏曰卿年不至致仕疾病必有瘵日願遵前首
安心久調勿為苦辭○賓廳再啓荅曰諸卿雖功翊戴之誠
願予少無可副之實奈如之何不如速傳之為愈○宗室連
啓荅曰由予不似之故以致宗戚逐日之勞愧無以為面願
卿等且休少紓予悶○兩司再啓上尊號事不允○賓廳三
啓荅曰卿等每以奉廟社為予功奉廟社是誰家事而
隨行道途是果異常之功耶不直張皇辭說令人面赤斯可

止矣○癸亥昨夜傳曰今日左相患病先為出去云遣內醫
看病調理勿詣事言之○大臣啓曰謝恩冬至使將連續散
行巡關中原一路各站以頻敬迎送本國使臣為能弊怨若
頗多上年奏請使之行事體重大而兼為賀至之行甚為便
安今亦依此例以謝恩使兼行冬至使則可無兩起作行之
弊而及到中朝投進文書方物則使臣之專行兼行專不關
焉如是處之恐為便當故啓傳曰今荷 皇恩實是曠世之典
謝恩使不可不別遣散行日期進定於六月內○大臣率百
官連啓啓曰卿等之誠勤矣至矣予非不知但知予之事無
如予矣尋功而無有求德而後如只忝承丕基名天災歛民
怨而已待何援而後顯號以欺吾心之天決無可從之理遠
為傳止使百僚祭職是寤寐之望也○兩司連啓啓曰自顧
寡陋無一慶可言之績徒度虛號取後世無窮之笑兩司所
當動予牢謙俾不至顛隕今反強請冒度兩司將欲誤予耶
勿用更言永慶事既死朽骨何必造刑所論過矣不允○兩
司再啓不允○賓廳再啓啓曰卿等之深誠至懇非不知之

但人雖十言萬語予自知其無功茂德若迫於群情勉從不可當之請則滯此虛號立於何地亦於何人及貽羞於國得罪於祖宗且此何特也若臣上下所當捨虛文圖實效以爲消災轉危之計而不此之思徒事無益之舉張皇聲譽以誤人聽聞此非所望於卿等者也須千萬改國勿復有言○宗室連啓荅曰卿等逐日勤請足見厚意但茂實之難不可冒度此理甚明直勿更煩以安予心○藝文館連劄荅曰臺諫論一時之得失文官傳萬世之是非而猶請謬舉煩擾至此其亦不思之甚也須勿更言○宿廳三啓荅曰啓辭至於如此予實悶焉群情予已知之願速停論以靖上下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四

六月朔甲子傳于禮曹曰壬辰以後孝子忠臣烈女等實行速為勘定頒布事曾已累教尚未舉行當此人心質質義理晦塞之日廢崇忠節激礪頹俗莫大急務也該曹可急速議勘回啓曰壬辰以後孝子忠臣烈女等各部所報實行下本曹者前後積成卷軸亂初所報則備邊司抄出啓下已為旌賞厥後續報者其數亦多隨所報抄出分秩節續報政府政府啓下今方分布於各道各部旌門賞職復戶等事已為舉行至若圖賢實行勘定頒布則因臺諫所啓弘文館今方次知舉行但念此事若成一書則即續三網行實也傳之萬世關係極重亂後所報雖只取旌門額而其教浩大况亂前旌門者亦不為不多撰詩圖畫書寫等事極為重大必因此趣未完就令弘文館急速議勘舉行何如傳曰允○石議政李恒福率百官啓曰君臣之義主於胥臣非逸是導惟德之沒故君以聽德為聰臣以進視為節臣等之於殿下何敢不以進視為節故為張皇

鋪大以失事君之道哉顧以殿下之切烈光于祖宗德澤浹于民人其欲顯白昭揭使天地增其高厚日月增其光明者乃人心所同也人心既同則臣等安得不因其所同而揚厲之乎殿下雅欲不居人心其可過乎謙而愈彰辭而愈激與其激而不已曷若順而從之三司為殿下之耳目宗戚是殿下之肺腑史官司萬世之是非而不謀同辭庶幾一俞之下此殿下之所當灼察而快許者也今若逆獄之推鞠方悉而以此而停廢司之考績當前而以此而廢臣等必欲得請而乃退不敢承命而緩呼仗願聖明更加睿思俯循輿望荅曰私忌日亦未啓深用未安每見啓辭欲攢地以入而未由也苟有萬分一可以當之者而若是其牢拒則是予歸辭欺卿等也何敢為此態誠以無可顯之切無可稱之德而猥受大號獲罪神人必矣此乃終始固辭而違違憂煎者也願卿等更加商量毋庸瀆擾

○右議政率百官再啓請加尊號荅曰啓意則然予已知之但予無可受之理奈何之何騷擾甚矣誠願停止幸甚

○右議政率百官三啓請加尊號答曰予情已諭宜勿更煩
○宗室等啓請上尊號答曰如有可沒之道則何敢重違宗戚之言字卿等之誠予已知之何必更煩
至此宜勿更瀆○兩司啓曰自古世主之有豐功盛德於天下國家者其臣子有揄揚贊美之舉則始豈敢安而受之終亦不敢不勉而沒之者誠以謙損之志止於一己之善撥亂之功德神人所賴而不可以虛故不憚於屈小節而以大義之不伸為憂也今我殿下之功德卓絕前古增光 祖宗東土中國人之所共知也賊臣掩蔽閔五載而始有今日之請臣等之情誠可感矣而殊異乎古之徒事於揄揚贊美者也殿下之宰讓不已則臣等之煩擾亦不已上下相持違違汲汲廢務庭鞠皆至停廢豈非大可憂者乎請勿留難快從興望逆刑之請已踰一月而聖批愈峻高斬一俞臣等誠未格天之罪至此極矣而實未知聖意之所在也以遂臣罪小而刑過予以自盡為之當其罪而不必追戮乎其身已死而不忍加法字抑臣等仗大義

據大法誅其逆魁為己甚乎明義理定國是懲亂賊安社稷為煩擾乎聖教以為討逆不可不嚴則是知其罪也知其刑不可不嚴也然而生不具五刑死不加追戮者何也其身雖死罪猶存也其骨雖朽罪不泯也昔防風氏以後至被戮其骨猶暴屍身負十罪為諸賊之魁者待保其骨於地中乎請勿留難至命追施典刑荅曰無德而為有德尚曰欺天無功而祔有功此義何居逐日來擾殊非為穩休論可矣永慶事已論毋煩○兩司再啓請加尊號荅曰事不可造毋庸瀆擾○弘文館上劄曰仗以臣等伏觀昨日聖批以徒受虛號取凌世之笑至堂所當勸予牢讓俾不顛墜為教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論思雖不能裨補聖德之萬一而豈敢誇張侈大納吾君於取笑顛墜之地哉冲謙既至嚴教累下而不散承順瀆擾不止者抑有說焉請舉其槩殿下以東土再造之功歸之於聖天子乎小之仁我○先王暨諸臣請兵之誠而自以為承命往來無功可紀○先王丕績誠如聖教聖上之功豈下於先王哉

辰播越國夢蒼黃八方人民魚爛鳥窟不復知有朝廷命
令儻非殿下決之大計進駐邊蠻則湖嶺道路何以通遠
近義旅何以興艾糧器械何以營天兵氣勢何以助譬如
良醫先理其血氣而後施其藥石也殿下之奉廟社主
而間閔奔走理血氣也天將之提百萬兵而驅除蕩平施
藥石也先王既以此勉泛群請殿下亦豈以此守守撫
謙乎殿下又以天災時變不安於聖衷援李沆故事以詔
臣隣聖教至此孰不欽仰側身修行之聖德哉但事有可
已則雖在無災無事之時豈宜行之事有不可已則豈可
因一時天變而遽爾停之也大小盈庭萬口一談排雲叫
天歷月踰時人心如此天意可知俯順人心何莫非應天
之道乎殿下又以此議諉以一儒之妄言臣等之惑滋甚
焉言事當論其是非可否而已其人之貴賤多寡固不可
論也以聖上盛德偉烈不得暴白天下掩蔽至今久不舉
揄揚尊顯之典此所以神人之積憤而公論之出於匹夫
者也臣等非敢傳會雷同也雖有待而發所謂不謀而同

者也。殿下不自蒲駁，牢辭不居，謙損之教，雖若是其切。臣等之說，亦出於惓惓，不獲其請，終無退去之理。自古有功有德之君，豈皆徒尚誇美，亦豈無謙德而不得終守己見，俯循羣情者。豈非羣下之情，有不可遏，神人之望，有不可孤。故也。答曰：無德而謂有德，尚曰欺天無功而稱有功，此義何居。逐日來擾，殊非為穩。休論可矣。○弘文館再劄請加尊號。答曰：已諭母煩。○乙丑，左議政率百官連啓請加尊號。答曰：日日來啓，尤用未安。當此主憂之日，罔念討逆之義，徒欲顯揚虛號，加之於無功不德之身，久廢推鞠，是甚道理。設或功在宗社，澤及生民，猶當從容處之，不可瀆擾於鞠逆多事之日也。况無功德者乎。國家危亡之形，迫在朝夕，而反以上號之事，日日催迫，予實痛焉。上年儒生之對策，有曰：尊號之邪議，去此真公論，予嘗嘉歎。嘗觀我國之是非，不在於人口之多寡，決無聽從之理。須速停論，以安予心。○左議政率百官再啓請上尊號。答曰：事若可逆，則何用持久。至此致勞，卿等予宜體予意，快停勿

讀○宗室等連啓請上尊號答曰予意已諭○兩司連啓
請上尊號又啓請追刑柳永慶答曰予意前已盡諭勿為
更論永慶事討逆固不可不嚴而王法亦不可不慎追刑
既死之骨實非律文所載何必強為於今日乎不允○兩司
再啓請上尊號答曰已諭休煩○左議政率百官三啓請
上尊號答曰予意曾已盡諭勿為強煩布諭諸官各退治
職○弘文館連劄請上尊號答曰予意前已盡諭勿為更
煩又連劄柳永慶追刑事答曰討逆固不可不嚴而王法
亦不可不慎追刑既死之骨實非律文所載何必強為於
今日毋庸煩論○丙寅左議政率百官連啓請上尊號答
曰曠廢百職日日來擾非所以憂國之道不諒予情強請
課舉非所以愛君之心目今國事無形邊虞正棘天災時
變告警非一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正當君臣上下夙夜
孜孜以為重恢舊業之計而徒執偏見區區於無益之請
是果中外臣民之所顛望者乎人各有最靈之天決知其
無是理也不允用悶戚寧員卿等而不忍負丘民之願卿等

休擾退去○左議政率百官再啓請上尊號答曰非敢一
毫謙損自是資狀如此常時唯願國家平泰四方無虞以
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免獲罪於 祖宗臣民而已所謂
號者是何如事於古今天下加號於無功無德之君寧有
是理若可從之事則何敢牢拒堅辭貽勞於朝廷願須憐
察毋庸煩擾○左議政率百官三啓請上尊號答曰予意
諭之已盡勿為強煩重予不德○宗室等連啓請上尊號
答曰予不可受號之理前已諭之卿等宜體予意毋庸更
煩○兩司連啓請上尊號又連啓請進刑柳永慶答曰已
諭休論○兩司再啓請上尊號答曰無功而為有功迫請
至此兩司雖欲欺予其可欺天子勿為瀆擾退去祭職○
弘文館連劄請上尊號又劄請進刑柳永慶答曰已諭休
論○校印都監啓曰我國書籍先為印出事曾有傳教經
濟六典亦在其中而問問絕無有處弘文館亦無完帙
姑先以高麗史龍飛御天歌輿地勝覽等書分刊於京外
故未及此書今當更為闡見得其完本然後印出何

如傳曰允○丁卯左議政李德馨率百官連啓請上尊號
答曰予無分寸之功何敢揭顯號示臣民貽譏十載乎此
理甚明決難虛受願卿等深諒予悶沆可休煩再啓答曰
騷擾何至於此極卿等之至誠予已知之願速停止不任
祈懇三啓答曰雖某樣論之予無一毫可紀之勞何敢冒
受虛號得罪於天下後世乎况忝位累年治效蔑如天怒
民怨日夜憂惕宜知予意毋庸更煩使予安心守分可矣
○宗室等連啓請上尊號答曰已諭勿煩○兩司連啓請
上尊號又請追刑柳永慶答曰此非可從之事宜速停止
勿用煩擾永慶事既死之骨施刑何益不允○兩司再啓
請上尊號答曰自予嗣服以後變故百出國事無形大臣
不附人心潰裂此誠君臣上下晨夜孜孜冀免顛濟深究
醫國之策克盡修攘之道而反以不可從之事日日瀆擾
是何道理勿為更煩以安予心○兩司啓曰全羅道都事
金時言前為注書時當逆肆變生之初有三司告變之說
為忠洪道京試官以臣視君如仇讐出論題其時士子等

至今痛惋今者增廣文科初試時設場於務安縣而時言
又以上試官往叅以四老滅劉出論題儒生等問曰此題逼當
世事而何以出之邪時言答曰偶然出之有何所妨儒生
再三請改至欲潰圍而出然後始改之又以唐太宗命史
直書出論題儒生等又請改之終不聽從儒生等於中場
之日齊訴試官曰吾等初場苟作不當作之題雖有上等
之文願試官專教勿取試官料次亦不敢出高等只出次
等云益四老滅劉者杜牧題四皓廟詩曰呂氏強梁嗣子
柔我於天性豈忍讐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
唐太宗命史直書者房玄齡許敬宗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見六月四日事語多隱微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
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
焉即命直書其事此兩件事迹如是而為試官者終始以
此出題以致多士之憤詰傳播中外聞者莫不驚駭請命
拿鞠答曰依啓

玉旨誅柳永慶成臨海獄嘗輕臣下不附

己宗室有寵觀務欲以誅罰鎮衆心直裁之獄所引雜唐

安一切鐵錄無能免者甬瞻由實主張外若枚解及嘖序
坪上跼迫刑永慶等又與李惺論而金時言以媚王意然淺
中外皆側目於甬瞻甬瞻亦奮然自以誅亂職尊君又為
已任一時忠賢次第構罪誅殺之禍大起○改堅楊錫去
思碑于慕華館側從禮曹議也○弘文館啓曰孝子忠臣
烈女實行當此人心質實義理晦塞之日圖賢頒布揭人
耳目使之欽想古人之行迹而仍致感發其性情此誠今
時之急務不可緩於一日者也第以應在勘定者其麗不
億積成卷軸而當初各道各部之所報只取同里若干人
手本之辭其中或不免措語顛錯記實未鑿該掌之官難
於彙括因其辭而馳啓者比比有之矣若亂後所報則只
抽強門類勘定猶患聞見之不廣未詳其實狀亂前之事
則事跡茫昧文籍無徵而或有因子孫之來言得參於勘
定之中而公家之體不可如是亦有無子孫來言者則尤
無盡為擴出之路矣若有炳炳之節行或漏於圖賢因一
時之溢美反參於廢崇則今雖可為勘定其不得為日後

傳信之書較然矣臣等之意竊以為自本官纂次之外積
置於該曹者亦云不少勢難孤陋草率而成書以貽無窮
之悔似當特設別局選置多官集衆人之聞見講摩編出
得免遺行曾忝之患何如傳曰議大臣以啓○領議政李
元翼上疏辭職答曰宗戚大臣何可為遽追之計乎人生
於世所難免者疾病服藥久調待差以出○弘文館上劄
連啓請上尊號答曰目予嗣服以浚變故百出國事無形
大臣不附人心潰裂比誠君臣上下晨夜孜孜冀免顛隳
深究醫國之策克盡修攘之道而反以不可造之事日日
潰擾是何道理勿為更煩以安予心又劄請追刑柳永慶
答曰既死之骨殖刑何益勿為強爭○戊辰承政院啓曰
近以上疏之夢大臣宗戚三司百官咸造在廷歷血籲呼
者今已二十五日而天聰愈邈聖批愈嚴羣下以不待請
不退為期聖上以謙退不居為守上下相持情意不交人
心悶鬱日甚一日臣等唯司出納雖不待連章果贖仰頓
天聰而其顯君之願悶迫之情則實有甚於外廷臣僚

也大臣者殿下之股肱心膂也宗戚者殿下之所與同休戚者也三司者為殿下耳目主張公論者也蒲庭臣工亦孰非殿下之手足而豈皆誤殿下者哉殿下以大臣宗戚三司百僚之言為不可從則不知大臣宗戚三司百僚之外抑有可從者歟殿下之神功盛德既盡於廷啓之辭臣等復何敢觀縷焉荅曰省啓具悉懇迫之意予當量處○宗室等連啓請上尊號荅曰予意諭之已盡勿用強瀆○左議政率百官連啓請上尊號荅曰可從之事則何敢不從○左議政率百官再啓荅曰啓意則已知之矣但此非忙急之事徐當量處○左議政率百官三啓荅曰區區之意諭之已盡願勿煩言○兩司連啓請上尊號請追刑柳永慶荅曰豈不知啓意但此非忙急之事徐當量處姑為停論推鞠逆獄再啓荅曰已諭毋煩○弘文館連劄請上尊號請追刑柳永慶荅曰豈不知啓意但此非忙急之事徐當量處姑為停論可矣○以崔瓘為戶曹參判李慶全為忠洪邊觀察使崔有源為兵曹參議吳翊為兵曹正郎睦

叙欽為兵曹正郎任奕為刑曹正郎己巳左議政李德馨率百官連啓請上尊號答曰予情已諭毋庸瀆擾再啓答曰不諒予情強為論啓予甚悶焉予意曾已盡諭宜勿更瀆○兩司連啓請上尊號請追刑柳永慶答曰予意已諭永慶等當初既不疏王法到今追刑深用未安而三司久等至此有妨事體依啓○李德馨率百官三啓請上尊號答曰羣情既已盡陳予亦已悉之矣但此非任事予當審慶卿等宜體予意勿煩退休○宗室等連啓請上尊號答曰徐當量慶之意已諭于朝廷矣○兩司再啓請上尊號答曰徐當勉從勿為更煩○左議政率百官四啓請上尊號答曰百僚曠職強爭不已上下相持已逾數旬軍國機務討逆大舉皆置之度外事體可駭不勝痛悶予寧受冒偽之恥而不欲使國事墜廢也顧念經費方竭於衆役徐待曾設諸局完了策勲會盟時當為勉從此意知悉○日有兩珥未時太白見於巴地夜一更月入太微東垣內○庚午左議政李德馨右議政李恒福領中樞府事奇自

敵啓曰伏承昨日聖教俯允廷請而軫念今日物力之蕩竭
辭旨丁寧繼繕其謙遜虔簡之意溢於言表臣等尤不勝感
激之至第此係極世重大之舉成命一下則不可畧刻
淹置必須先捧承傳于該省且都監全具則雖不即設先
須啓下提調卽廳等官下人若干名凡措置之事願先磨
鍊以待諸役之補歇然後應行節目可及於歸勳會盟之
間曾在先朝先設都監繼有議號之事視例如此而事
勢亦然敵啓答曰既迫于羣情不敢不從但今討逆未畢
而先揭大號國儲方竭而又起繁役不可矣○再啓曰伏承下
教臣等益感聖上謙損之盛德但臣等所啓者非欲此特
卽起繁役也但心有主管廢鍊之所然後凡于節目可以參
酌議處今須知是布置而進號等事自至遲遲討逆未畢
不須慮也伏願聖明更加酌量先出都監負役料理諸事
俾無窘急之虞答曰使予上欺天下欺人內欺心予無舉
顏之地而大臣百官廢事造違為日已久是重吾之罪過
故擬待會盟之期勉送卿等之請則諸局之了會盟之期

尚遠都監等事何必忙馬脚等不為憐察如是強請予
誠悶迫未知厥由事勢至此不得不屈意允副但此時設
都監興繁役深用未安令該曹隨便只書號以啓可矣我
國之論常以規例為重凡有大議論稍持異者皆貶黜
不用宣廟受尊號時尹承憲金大德以私意斥言皆被
重劾故至是議論一發人莫敢異德馨等心知未安而反
為說辯贊揚略不知恥王稚坡解拒范而卒泛之者初知其
必不停論故也此汝九六度上尊號皆用此則論說之盛十日
所未有也○傳曰把參奏請使臣俞大禎鄭士信各熟馬
一匹書狀官金時言半熟馬一匹通事姜澈李雲祥各加
一資白應駿方禮男別例赴京○傳曰世子冕服奏請
使李尚毅李晬光各加資外居奴婢三口田十五結書狀
官黃敬中加資田十結堂上譯官表廷老恭禮男各加一
資准品實職除授押物通事韓俊信本衙門正職除授先
來通事鄭彥邦本衙門正職破格除授例外累次赴京講
肄習讀官表廷甫高品付祿例外累次赴京寫字官宗

孝男學官李蓮美等高品付祿○傳曰世子冕服奏請時
寫字官李景良李福長等各熟馬一匹金旣英兒馬一匹李
誠國等各綿布五匹賜給○大司憲李爾瞻大司諫朴桂
司諫李惺掌令韓纘男金質幹持平南以俊趙希逸獻納
李昌後正言鄭雲湖金昞等來啓曰永慶逆刑之舉昨已
蒙允且依鄭汝立例陳屍于市列立百官明示典刑逆賊
逆刑之命既下凡有血氣者孰不痛快但金大采以永慶
腹心為其卵育聽其指礮函謀秘計無不與和裝會私黨至茲
悖逆犯上不忠聞不忠言之說先劾論醫之臺諫以為箱劑
之謀復幅上章之忠賢守主庭鞠之論其謀危 宗社之
罪擢髮難教李弘老以兇險悖逆之徒龍濟上疏有大權
不可久假兩宮分朝初出不幸權署之命抑非得已念及
當時事有不忠言者政令兩出舉措多歧等語皆極不道
而目知心逆敗露敢逞兇逆之謀日夜思所以動搖國本
者無所不至做作無根不測之說以為交構兩宮之計極
巧且怪有不可道者此兩賊當初三司以依律處斷李翰

定罪為請而皆不得蒙允只賜死於配所與情愈久愈憤
金日昇以逆賊彭錫最密之黨經斃於杖下而衣帶中覓
書既已現出謀逆情狀盡露無疑書詣朝報傳示八方而常
刑未加極為痛心請金大耋孺知老金日昇等三賊並於永
慶追刑之日一時施刑以快神人之憤巨魁既已追刑
則腹心文黨所當次第加罪而當初告廟頒教之時分
等定罪終以餘悉勿問使之自安為辭告祖宗諭臣民
之明旨今不可復為提起有所撓改而且使反側子皆懷
疑懼之心也但關係國家之罪目前常赦所不宥故歲抄
及別歲抄時皆不敢書啓而近來大義不明王法不行
宗廟告辭中逆賊徒黨削奪官爵以下該曹每依常例凡
歲抄時並為書入極為痛愕自今以後告廟罪人勿論
罪之輕重永勿書啓以嚴討逆之典答曰依啓金大耋等
所論似過無乃發擾乎不允○承旨閔德男啓曰明日親
翰爭命下矣即今天時極熱日晷差晚則暑熱尤盛雖在
下賤之人猶不能堪明日早朝親臨午暑未發前停罷似

為宜當大臣之意如此敬啟傳曰予觀氣候為之○復叙
沈嘉壽為行判中樞府事李尚毅為知中樞府事金信元為
知中樞府事李暉光為同知中樞府事○辛未禮曹啟曰上
號之請今已俯順羣情舉國臣民懽欣抃躍不知所遵第
莫大莫盛之禮心須預設都監主管磨鍊九千節目措置
等事庶不至窘迫而大臣再啟猶不許即設都監臣等不
勝悶鬱只出官負使之料理諸事別無大段經費禮詩請之
後稽遲引日極為未安伏願聖上更加體念且大臣批答
有令該曹隨便只書號以啓之教臣等謹考古事尊號議
定必政府館閣堂上六曹叅判以上齊會議定而定尊號
吉日先為擇日定號即時進箋上之啟後又擇上尊號吉
日始舉綵禮今亦依舊例定號吉日今日官先為推擇箋
文等事令藝文館承文院等各該司次第舉行何如傳曰
都監官差出事勢如是則可依啓進號事徐待會盟時
為之爭已論于大臣今不當擇日○兩司啓請大來和老
等並命追施典刑答曰已論不允○王親鞠問卓捧招供

云身曾寓平山洞內有丁義民者拾致金景立教其兒置之
書堂景立潛奸義民婢子而逃身與洞內人一時跟捕徒
打其足掌身欲請官吏治之義民以教子之故不患汝之
此人以此怒身尤甚今日搆誣蓋由於此身三世以惡疾死
身欲操心穰災耕田之外未嘗為非義

先王國喪身服

素三年為國有誠不為不孝作逆之事萬無其理云李德
馨啓曰此漢本閔卓而自稱李天壽往來京中恐是尹
奉翼也崔有海在外試令入質何如王曰依啓崔有海
拿入問之供云案前見尹奉翼時奉翼着身掩未得詳記
其容貌此人面目大槩疑似身問千金濟世則供云此漢
乃閔卓更問千金濟世曰崔有海以此漢為尹奉翼然身
濟世供云此是尹奉翼云矣問卓刑問三十度不服○右
議政李恒福都承旨鄭暉啓曰近日上限未寧為日已久
自上每以素患之瘡為教而暑月閔闕間之病極為可慮罪
人中閔卓似閔緊其他尹之藩等類不閔自外亦可推鞠
矣今日最為炎熱而自辰初至午時感服御殿臣等不

勝悶慮敢啓王曰其廢今則頗敢當觀氣候為之仍鞠可
矣捧尸之藩尹之翰招金濟世以之翰為尹奉翼並指為
忠清道大將而又以閔卓為尹奉翼之藩供身曾為中和鄉校
有司以濟世所出寒微不許八校以此懷嫌為誣引云又捧
韓應忠張翰金山立等三人招濟世所引也○壬申兩司
合啓請追刑金大來李弘老不久○親鞠鞠閔卓妻每邑加
屎刑推不服○推鞠廳啓曰每邑加屎刑問多般及履窮
問似無更為翰情之理閔卓病勢未重之前當加刑嚴鞠以得
實情敢啓傳曰依啓每邑加屎明日壓膝窮問王每欲
鞠罪人妻妻左右輒請緩之王曰予見祖宗朝故

予南此妻卓文見亦被再鞠今何言不可予左右不能爭

王御西廳親鞠王曰閔卓病勢可堪訊問邪承旨閔德男曰杖
毒上衝多般救療訊問則可以為之矣閔卓拿入壓膝不
脹王曰何以為之議處李德馨宋諄曰加刑更鞠似當王
曰烙刑閔卓烙刑不服但言畏誅止命則是實云王曰汝
若直告則當解放之意言之閔德男曰閔卓已烙五次矣

王曰何以為之大臣曰卓受刑已多輸情無術若過今夜則人事必荒亂及今加刑似當但按以常規則當於明日加刑為當矣王曰徠啓○癸酉傳曰大院君祠宇營建事命下已久而至今拋棄估役無期事甚可駭監役官以解事勤幹之人各別擇定速為董役○鎮川儒生李夢吉上疏言時事攻擊大臣李恒福主兵柄有難劑之形答曰省疏他餘事當議而處之但大臣是予股肱爾何敢肆意詆侮以為動搖之計理宜治罪今估貸之後勿安作李爾瞻

之徒中

確

門

下

人

爾

瞻

之

也

○

兩

司

知

文

館

連

啓

刑金大來等答曰不瑕過乎茲未沒之○甲戌兩司連啓請追刑金大來等答曰已論不允○王親鞠問卓壓膝王曰渠若直招則當緩刑免謀曲折舉事節次賊情賊黨使之一直告卓乃承眼卓供云渠之冤枉李尚毅子志定及鶴林正子李滿李澄等與渠相切必知之矣又供云鄭顥鄭浴逆謀則不知云矣朴大俊朴大秀金和俊李尹外相議逆謀于丁義民家矣王曰速解枷杻饋菜○閔德男曰

有病却事來言閔卓病勢奄奄不能通言云矣王曰何以
為之議于左右大臣曰今則無可問之勢速宜正刑王曰
但有可問之事何以為之大臣曰今日已暮必須速死
正刑宜當王曰更問于禁府堂上兩司閔德男曰左右皆
以為卓之病勢必不能過夜及時正刑宜當云矣王乃從
之閔德男曰李志定李滿李澄等拿問乎何以為之王曰議
處左右皆曰卓非謂逆謀只欲發明已寃似不當拿問矣
王曰知道○閔德男啓曰李難守拿柔都事來言貞陵洞內
無難守者但正兵李戒水者以閔卓外三寸曾因典獄云
故李戒水書于囚單于矣○鞫鄭洛鄭灝李戒水捧拾戒
水刑推不服○乙亥兩司連啓請追刑金大柔李弘老荅
曰三賊兇逆同無輕重誅討之舉不可異同正刑之論相
繼而起信乎公論不泯但追刑太多恐非美事不允○右
議政李恒福上劄曰仗以臣聞言有小而懼大理屈則天
子震言成一夫而不足理直則匹士徐言耻萬葉而有餘
故聽言之道忘人貴賤觀理如何臣在公聞鎮川人抗疏

論時事下吏睨睨以目竊相咕囁曰左相亦自此休矣臣
不審謂何俄聞指斥臣事人人危之間諸道路則言先以
是嘗談矣後將有事臣益懼而駭無以啓處昨因內醫勘
考會課義局吏溥上教辭旨嚴切臣喜動于內自幸無事
及至鞠廳得見原疏辭則臣之所懼益甚於前而聖教所
及恐有一分未盡之處也天意高難問固不可以常情測
度也豈不以新聞舊賤防貴為戒而不欲使踈賤之言悉
撓尊官設為是以鎮之歟無是事而詆斥則誣也有是事
而詆斥則直也直而治之人誰伏矣臣聞無寇而動有寇
而懈皆失常也事事先常莫大焉昔在 先朝聞賊將
動先命大臣開府以待時則有不待己為賊不來而體府
仍前其時已有當罷之議及臣代受是命即具啓之矣終
不待俞允臣非敢圖開就逸顧其事勢當知是也自是莅
蒞至於五年之久猶不停罷者實始料之所未及也至於
兩銓既設秉軸有屬用人之路歧而贅之尤非事體婢作
主婦觸事生羞均為一行代斲則拙謗言之來勢也非誣

也其間微細曲折踈遠之人滯於風聞雅不能一一契合
大抵皆是也昔虞舜大聖也崇伯股肱也九載不績殛之
于羽山狂夫執手至此斷臂箭毒着肉毛室割股如其有
害股肱何惜懇乞聖明勿以大臣之重而吝惜勿以匹士
之賤而忽之丞罷臣職以為受命不福之戒繼停體察之
命專任備邊之臣因以訓練之事責之知兵大臣不勝幸
甚荅曰國家不幸朝者角立間有淳亮喜孝者做手於草
野嘗試君上動搖大臣為今日臣慙矣君相儻或因此而
有驚懼之跡彼必彈冠竊笑繼之者必無量矣卿勿為
控辭更加彈誠西北經理軍兵訓練少無怠忽日新而又
新焉盈篋之書予當處之且勿更辭○傳曰丁義民乃亡
命之賊也罪犯盡露與金日昇無異日昇一例逆施典刑
○推鞠廳啓曰前日傳教己丑年罪人自現分揀者指何
人而分揀者何謂邢使問于右相矣問于右議政則以為
己丑之變罪人自現者前後甚多元情取招後議罪之時
則推官之意皆以自現為重自 上開釋之教皆舉自現

之身為言以此目現者多蒙原宥只記此一欵而已至於某某人目現某時蒙赦與否臣昏耗已甚全不記得云
啟啓傳曰知道已丑目現者多蒙原宥云流竄乎全釋乎更問于右相以啓問于右議政則以為臣昏耗已甚眼前仇事失後忘前况二十前事尤難的記逆變初頭名出賊口者或聞即詣獄則群議皆以為可恕上亦以為然多蒙全釋矣自後自現者漸多則似為尋常或至流竄然而議獄之時皆以自現為重多有未減之意只此一欵則依稀記憶云啟啓傳曰知道金春起等議啓○推翰廳啓曰追刑之舉臣等前已獻議但丁義民則其為罪狀與金日昇少無輕重啟啓傳曰知道金日昇追刑時一例察行濟世語世語之初一首舉平生所犯惡者指為謀主丁義民是也

丁義民於濟世現有捕其盜押結仇之故前後罪人之格

不謀而同舉此一端可知其餘皆枉也王肯欲取則其類

尤酷左在知其寬不敢言惟朴東慶暫形於辭也即校點

至是命追刑大臣以下同解水命○王親翰捧筭儉抬供

云閏卓曾遊山寺與身有閏辱事同寓士人知之矣五日
今番獄事以懷怨多被疏放故連累者每稱懷怨其可據
之必覈處可笑遂拿問同寓儒生金鳳至等○丙子傳曰
戊申通慶元勲先為勘定設局○兩司連啓請追刑金木
來李弘老荅曰追刑朽骨舉措甚重但厥罪既均合置一律而
論執至此依啓○傳曰金時言罪犯不道三省推鞠李三龍乃
罪重劇賊速為嚴鞠○禮曹啓曰仗承聖批進號事徐待
會盟時為之事已論于大臣今不當擇日云臣等謹考甲
辰年儀軌九月初七日庭請蒙 允閏九月十三日尊號
議定即為進箋上之至十月十九日始行上尊號備冊
寶正禮又其後乃有功臣會盟祭等事節目次第如此今
當先擇定尊號吉日議號以啓之汝又擇備冊寶正禮吉
日頒布八方當有進箋陳賀節次既得成命之後尚未定
號則都監雖設而凡十時急舉行之事有所妨碍莫盛之
禮恐致 延緩定號及正禮吉日並今日官先為推擇為當
大臣之意亦然惶恐敢啓傳曰如是累言依啓○丁丑傳

曰當此暑雨蒸鬱滯獄罪人必多致傷之患言于禁府各
別檢飭救療○尊崇都監啓曰玉寶玉丹所入玉石出於
南陽地依前例都監監造官別造本官守令眼同採來何
如傳曰允○義禁府啓曰逆賊閔卓既已取服正刑依皇
甫信例傳示四方破家湖澤籍沒家產所居瑞興府降鞫
守令罷職何如傳曰允○義禁府啓曰以柳永慶金大耒
李和老等屍身掘取押來尋獲遣卽廳故敢啓傳曰待暗
發遣仍傳曰亮職之屍入陳誠甲未安可於城外某處為
之○推鞠廳啓曰金春起等被引於濟世之招者重杖與
崔德老一樣既家恩宥則春起等似當一體處置而渠
又自現與被拿者不同當初臣等之啓已達酌量分揀之
意今無別議傳曰親鞠時議處○推鞠廳啓曰姦色加床
壓膝五次不服所當如刑鞠問而渠臨刑呼訴懷孕七朔
使月令診視則果然律文內死罪女人懷孕則產後乃為
訊問云閔卓雅服逆而姦色加床元非坐死之人今使之
殞命杖下則恐乖王者制法之意何以為之傳曰傳刑仍囚

○推鞠廳啓曰濟世屢指趙石龍而不得指的觀其情態似是勢窮而括出同郡知名之人強為石龍也趙光壁與石龍容貌大違此一錯也石龍解文赴科云而光壁至不解文前後一不赴科舉此二錯也諸處聚會時石龍無不同衆云而光壁以卿任長不離官門此三錯也奉道監司狀啓及同隣張友呂所供亦不足為明證濟世變幻之言不可諉以明告而遽定其罪羣議皆然敢啓傳曰趙石龍真的與否則雖未能詳知但光壁緊出濟世之口不可全釋更為議啓○推鞠廳啓曰若以為真趙石龍則當備嚴刑窮鞠若其非石龍之狀已為昭著則當在於分揀之列此外似無更議者敢稟傳曰親鞠時議處○傳曰閔卓捧招時尹承柝似當刑推窮鞠議啓○閔德男啓曰閔卓捧招時尹承善尹至善之容貌年歲再三問之則供云此乃金濟世之所言而非我所識之人故其容貌年歲不能知之云金濟世處以卓所供之辭詰問則濟世曰此兩人前後亦不知之云其容貌年歲無由得知當初發遣都事時不得書送

矣今者雅擇遣解事都事宣傳官似無憑據即捕之地然都
事宣傳官仍為叢送字變名藏跡是逆黨之常態以多
般識察急急跟捕之意為先下諭於開城留守待其狀
啓然後遣都事宣傳官字敢稟傳曰依啓都事等姑勿叢遣
○推鞠廳啓曰夢松乃閩半龍之四寸卓之蹤跡事狀或
有聞知之理刑推訊詢為當敢啓傳曰先 ○傳曰李戒水
加刑得情字議啓仍傳曰柳汀茂乃朴大雄之切親也速
方流竄○推鞠廳啓曰臣等伏見下禁府之教當此暑雨
蒸鬱滯獄罪人必多致傷之患使其檢錮救療欽恤之意
溢於言外聖念及此孰不感激頃因朝廷有大諭久廢推
鞠獄囚之應被疏決者亦多滯繫其中刑無情犯而偶爾
被逮者則久為滯囚誠為冤悶似當有為先查覈處置之
舉敢啓傳曰偶爾被逮而可放者抄啓○推鞠廳啓曰僧
敬修妙惠與姜儉盤問則所供如此姜儉侵虐閔卓之事
在於戊申夏秋間而敬修既於五月離本寺則供稱不知
者宜矣妙惠則戊申年元未來本寺此兩僧更無可問

之事放送為當敢啓傳曰丁彥璣並為囊處○推鞠廳啓
曰戒水雖為閔卓外叔而別無叅預逆謀端緒以逆賊親
族竄配遠遠恐為宜當仗候上裁傳曰姑為仍因又啓曰閔
夢松刑訊一次供稱閔卓與渠居在異邑數息之地卓之
所為無由聞知云明日加刑更詢字敢稟傳曰依啓又傳
曰李和春與崔奉春相切云不可不問嚴刑得情如何議
啓鞠廳曰啓曰和春奉春俱是龍津陣軍士和春前年秋
受由下歸於信川今年春與奉春偕向龍津陣而和春則
以濕病落後云當初本道狀啓所舉論者止此而已今承
下教反覆商議則羣議不能指一或以為刑訊可笑或以為
渠以同津軍士一番偕行而無現出緊閔情犯僮以此人為
相切而刑訊則本陣所屬同道軍士中豈無愈切於和春者
乎似不須刑訊羣議如此仗候自上裁處傳曰刑推得情
又啓曰春刑訊一次一向稱寃不服敢啓傳曰知道又啓
曰敬修妙惠與丁彥璣金重謙金鳳至等使對坐一一
歷問則彥璣等俱稱此是全不見面之僧云敬修等初

供似為的實敢啓傳曰知道又啓曰丁彥聚金重讖金鳳
至等非是罪人辯連者唯欲覈問等儉供辭曲折而已自
前如此之人自鞠廳拿問後仍為放送而此輩則下獄已
經累日當此極熱血因之日滿獄未安儻有更問之事似
當保放待令敢稟傳曰依啓○戊寅捕盜廳啓曰閔卓捕
捉時宋圻家奴山閔捉告閔卓矣傳曰知道捕捉時協力
人並詳察書啓○尊崇都監啓曰今此上號時冊寶及儀
仗諸具當依禮文製造而儀仗則考諸五禮儀有大駕法
駕小駕三等之差亂後儀物草創只有小仗之半甲辰
尊崇時始請製造而亦因自 上儀仗勿為之教不敢盡
依平時鹵簿之制就見存小儀仗中加造未備者而已目
今物力難曰未復而當此盛禮不容如是草草大駕儀仗
則雖未可猝備以法駕儀仗磨鍊而見存儀仗中可用者則
仍修補其餘並為添造何如傳曰允添造件數書啓受奪
○傳曰閔卓所引尹至善兄弟下書于黃海監司察訪跟
捕京中則全捕盜廳多般尋捉○推鞠廳啓曰金景哲更

無可問之事依上教極邊定配正合律文至為允當閔夢
松當此極熱連受刑二次難保其不斃景哲以濟世同生
兄貸命支配則夢松以閔卓五寸杖似當一體處置惶恐
並稟傳曰依啓閔夢松不無知情之理明日加刑更鞠又
啓曰閔夢松加刑二次供稱賊卓自未為僧時居在異處
卓之所為無由聞知云敢啓傳曰知道又啓曰今就見囚
中指出情迹最為寬宥者為先列書以入伏候裁處傳曰
知道尹時葵尹時豪尹之翰等為先放送他人則親鞠時與
濟世憑覈處之○已卯傳曰金日昇賊書極惡此而置之
則討逆之典將自此而廢矣逆賊妻妾訊鞠之事既有
祖宗朝舊例其妻妾毋并嚴刑窮問所不可已議處○推
鞠廳啓曰目前我國論者常以妻證夫子證父弟證兄為
刑政之病故臣等膠守舊說前已屢達矣今逆賊妻妾既
多訊鞠日昇家屬似難獨免依上教鞠問何如傳曰允閔
夢松刑問三次不服傳曰知道極邊定配○傳曰僧人三
慧以天印事憑問之故拿來矣天印既無逆謀端緒則三慧

似當放送夢和等四人雖非柳彭錫之奴而本道杖啓既曰
彭錫家同處居生不可不鞠而且朴連宗李繼男李香福
金京元張翰天金山立等並議啓○推鞠廳啓曰仗承下
教三慧情狀似當在分探之中故前日已為條列以啓矣
上教至此放送宜當其歸僧天印當初以荒唐僧被捉前
後推閱未有忝逆端緒而渠之所負之罪亦極重大自有
處置之地敢此並稟夢和等四人中校生白無瑕以私奴
夢和被拿則近似冤悶而鳳山郡守申探查覈馳報云彭
錫之婢福今作妾同處居生則只是私奴二字之錯其與
彭錫親密則無疑似難全釋矣唯是彭錫既已承服而死
則今無更鞠之情依他親劫人例或用竄配之律無所不
可其餘建寧則軍保張右則韓明璉奴子仁國則官安匹
也只以園彭錫家時家前作走并被拿來其與無教一體
推鞠似為未安朴連宗以連立之父被拿而連立罪名彭
錫所引者多歸不實父以子保滯囚果似未安李繼男則
香福之子香福閔卓之養父而既有三男四女又養他家

之子理所不近金京元罪名則非輕而居住地名相違為人只是尋逐廢病丐乞之徒張翰天頌於親翰與濟世對面已得明白辨釋金山立與濟世不遠之人而濟世既不與逆謀則加罪無名聖教所及蓋出於此各酌處置惟在上裁傳曰三慧張翰天放送天印仍因夢和更翰似不可已也連厚等三人出入柳彭錫家分明不可全釋朴連察則厥子繫出賦口止命不現似難輕放金京元罪名非輕李緹男李香福金山立等回啓之辭未詳後日更議以凌○推鞠廳啓曰金日昇妻銀玉母彥向各刑訊一次反覆窮問終不服矣傳曰賊書所送所得及日月歷曆窮問○捧李尹外金弘俊招問身所引也○庚辰推鞠廳啓曰銀玉彥切歷歷各五次一向稱冤不服如初招逆徒兇謀密議之事婦人未必與知而彥切則親密於日昇又隔銀玉一層何以為之敢稟傳曰日昇衣帶中賊書極兇不可不嚴鞠待情又啓曰金弘俊李胤祐以供辭中前後所為事狀觀之則或不無因嫌援引之理金濟世亦言此兩人

不知何許人云恭酌處置唯在上裁傳曰姑為仍囚又啓
曰仗承昨日下教以連學等三人出入柳彭錫家不可全
釋則定配實邊恐為宜當金京元殘劣不似而罪名非輕李
香福為閔卓之養父則雖不明曰而渠在閔卓妻父士順
同隣不無與賊卓親劫之理香福及其子繼男亦依連學
一體處置金山立雅無逆謀與知端緒而既是愛王之甥
亦難全免並為定配以實邊遠似當夢和依傳教訊鞠朴
連宗限其子捕捉問仍囚為當敢啓傳曰允金京元姑為
仍囚○推鞠廳啓曰夢和當刑查考作文則其年七十二
此在律文免拷訊之列臣等回啓時忘却誤錯未及並稟
踈謬甚矣至為惶恐前日黃赫双于甫以年過七十免刑
見放夢和何以為之敢稟傳曰事係逆黨者亦用此視乎
舊例考入○辛巳宮闈營建廳啓曰以錄事以下論賞草
記傳曰查倣 太廟營建時例施行矣匠人等賞格磨鍊
取考 宗廟營建都監儀軌則所役工匠不多故只以綿
布分等題給而今此宮闈之後匠人數多若盡以綿布磨

鍊則當此國儲虛竭之時糜費不貲三等以下及書貲使
令等稍赦之次人等以米斗添入磨鍊別算書啓矣傳曰
雖曰下輩其酬勞之典太薄以他賞更議磨鍊覆啓○推
鞠廳啓曰宋熙業指揮奴僕盡心跟捕而其奴山閩能行
其主之令出死力結縛夫叱神同往勅力則亦不無其功
熙業等三人似當分等論賞傳曰可做鶯規○又啓曰銀玉
彥切加刑各二次一向呼訴鳳山官當知云昨日壓膝緊
壓五次今受刑違次何以為之敢稟傳曰明日烙刑窮問
○又啓曰因夢和事取考律文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
若廢疾者並不合拷訊皆據衆證定罪違者以故失入人
罪論而其下別無逆黨則不在此限之文已丑年全州富
人梁白雲緊出賊拍拿來鞠廳以年過七十不得刑訊只
據證定配此乃律文與舊例可考證者敢啓傳曰知道極
邊定配○傳曰金德哉所為之事出入之人草堂僧名不
為直告德哉乃極兇之賊也其妻仁福女貞伊刑推窮問
○推鞠廳啓曰當初臣等在鞠廳見罪人押來都事傳致

尼山縣監金克鏗書給小紙於承傳前臣等取見則乃條
列金德哉亮杖者也極為痛慘即令啓達矣其後連聞朴
鵬以老猾御史出身泛前所為頗無杖姦濫有口辯克鏗
必為所唆云臣等欲覈知其間事杖啓請下諭本道詳查
馳啓則克鏗乃以出身御史激為座首而使之徃對於監
司此一欵極為殊常而其時推鞠多因事多忙遽此等曲
折難在親鞠之日未敢一一煩猥仰稟矣今德哉父子已
斃杖下義雲亦以草堂僧備極嚴刑而死其所為之事出
八之人今推推鞠仁福姑婦恐無輪得刑情而只傷損微
體而已大槩克鏗所執小紙有未極為痛駭而草堂僧一
欵他無所據只出於朴鵬棄機希功因懷報復之計且朴
鵬拿未對辯也辭說亦多變遷難盡取信此雖非文案所
載而臣等各有所聞不敢不盡以備裁擇惶恐敢稟傳曰
德哉既是逆魁親弟則其兄逆誅必有所與知者而不
而斃極為兇詐今也鞠問其妻與婦有何不可依前傳教
嚴鞠得情

通中使以木捕田豐江等往全羅地方金克鉉密問逆賊
大榮中使皆以自殺為首克鉉遂捕德宗日之仍與韓文
林鵬借謀做為德宗克言有草堂傍諱逆之語順付都守
上鞫廳大臣知其事改有此格其液克鉉等累蒙賞起脫
比出特旨克鉉亦金孝元之子也孝元以克鉉泉港四逆

黜列書人犯之

○壬午同諫院啓曰逆賊妻妾沒官定屬

之法載在令甲推鞫之時例不問及妻妾而已才之逆變
間或為之其液屢經逆獄而志不行之今者聖上治逆之
際常軫欽恤之念逆賊妻妾不復窮詰好生之德可謂至
矣日昨逆賊妻及妻母有格刑之教逆賊惜杖分明而穿
諱不肯則其間或可盤問家累斯不不待不爾金日昇克
謀逆秋更無可問之端但當追刑依律處斷而已至於金
德我金三緘則以逆魁親屬既已杖斃而鞫其妻妾有乖
法典極為未安請還收金日昇金德我金三緘妻等刑鞫
之命上護軍徐消前為開城留守時逆賊金百緘婚裝力
為備給其為逆之杖雖不能預知而其父直我乃是賊子

人所共棄消敵興之相辱致眷如是而尚保官爵物情憤
激久而俞甚請命削奪官爵益城君享岭以罪人褻慶之
父尚帶職名物情莫不駭怪請命罷職○司憲府啓曰凡
罪係綱常大逆者不待時斬乃國家之常典也今此承慶
等三賊是何等罪惡而逆刑之命已下以待晴之故金吾
卽尚未發送遲延至今物情益甚憤鬱往來不速之地何
待快晴今禁府斯速正刑以快神人之憤逆賊妻妾為孥
乃是常法而以妻妾證其夫亦傷於獄體故今此治逆之
初大臣兩司之官屢於榻前將此意陳達矣臣魁黨與皆
已仗刑亮謀逆杖悉露無隱如金日昇既得其兇書又逆
施正刑其妻雖加嚴訊似無可得別情逆魁直仗誅情
迹昭著則德我以其親弟雖不服而斃萬無不願謀之理
其妻其婦不須更問請命停刑皆以律處之且獄事蔓延
今至五朔滯囚不少亟賜膏斷以示終始欽恤之盛意答
院曰兇賊妻妾鞠問可笑勿為煩執徐滄所論太過只罷
其職答府曰依啓逆賊妻妾鞠問可笑勿為煩論○忠勲

府啓曰常時定勲之規政院擇無故日命召大臣及元勲
諸履廳等第啓下又祀日命召大臣及大提學等官詣賓
廳定勲號啓下此後因設都監元勲等為提調察行諸事
今則大臣只待命召之日議定而已此等節目政院自當
察而行之傳曰知道金信元並為元勲可笑○設錄勲都
監崔有源上疏略曰當初逆律之謀亂也有口者皆言有
耳者皆聞至於沈喜壽以元老大臣憂形書札乃曰不知
死所申應槩以潛邸師傅聞其叛狀至欲上章請討李元
翼每懼被害於亂兵之手遠聖上即祚之日始得安心則
舉國籍籍遑遑罔極之狀據此可知矣其年二月臣忝冒
玉堂與兩司共論逆臣永慶之罪一夕許箴送言於臣曰
臨海之罪浮於永慶宜速遠黜臣於翌日特見箴共議而
處之適聞劔椎裏入禍迫朝夕之說當茲急變既有指揮
之人而猶且徘徊顧望以為左右之計則是不逆賊也實
臣之所不悲為也遂與柳希奮等相議之後朝入玉堂與
諸僚高確上劄請流絕島其間措語實原於兩司之啓而

至於請鞫武將終使諸賦輸情而就法者元非玉堂之所
辯也不圖今日乃下錄勲之教有若炳哉設策者然不但
大駭於中外瞻聆心時貽笑於後世公論憂懼煎閱久而
彌甚方忝諫長之日切欲極言竭論冀寢成命而舉朝盈
庭請上尊彌不可以此等事一時煩瀆擬待蒙允畢陳下
情不意遠職竟未之果臣之罪至此而大矣仍念當時曲
折如在所陳僮使臣並教於元翼等二三諸臣之列謂之
憂國則臣亦不敢辭矣如以聽人指喉撥捨臺論謀及諸
僚草上一劄之故亦忝於勲籍則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
之在傍臣雖萬殞決難承當言出肺肝不知所裁伏願聖
慈矜諒危衷亟收臣策勲之命荅曰有疏具悉曲折爾既
炳幾忘身志安社稷則書名盟府紀錄景鍾固不可辭
也宜安心速為議勲使顯忠之典不至久滯臨海之檄初
自有源承 奏 旨 不 取 賦 里 謀 於 諸 宰 使 三 司 發 論 故 中 外 不

知 當 時 首 謀 為 誰 也

○ 傳 曰 以 此 觀 之 許 箴 之 功 當 在 其

首 矣 他 可 錄 功 人 並 議 啓 ○ 潭 陽 府 使 尹 孝 先 上 疏 臣 伏

以戊申之變逆璉陰蓄異志有持兵器入內之說盛行中外上下遑遑臣以敵納與承旨柳希奮典翰崔有源往來相議且密諭於持平閔德男其時三司方有賊臣柳永慶之啓及崔有源成約之後先送人于諸大臣冢使之預知仍發言於合司之坐即為簡通于玉堂以是三司之論並發於一日只是急一時之急而不過一日內事豈敢有一毫希冀之心而亦豈有尺寸之微勞哉今者殺下下策勲之教而以三司言論之任比類於其時推官且以三司書啓特召臣於千里臣不敢通慢嚴命即詣闕下雖然臣是何人自以為首發議之人而有若當大功者哉且有悚懼戰灼之事不敢不達於君父之前臣在全羅道以增廣文科初試叅試官進去務安縣則都事金時言為試官長興府使金廷睦亦為叅試官時言持鶴林玉露二卷廷睦持綱鑑大成一件臣等於初場出題之後無聊閑坐披覽兩書臣未曾見玉露之書始得涉獵其書多有新奇之語至於一款有杜牧之四皓安劉是滅劉一隻句而無其上三隻

句臣極恠其論議之詭異無理與試官等語曰此論議詭
異無理時言亦甚恠之曰詭異甚矣此是論題而初非欲
出題於場中至儒生等累度改題之後竟以新見之語四
老滅劉為題而出之臣等以為昔者蘇軾有非武王之說
後人以此為題而作論者以蘇軾之言為大不然而反非
之此亦其類也豈有以定危殺安宗社四老為非而欲使
之論也題出良久而儒生等進前言曰此題通於當時不
當製之試官始恠儒生之意入於邪經臣謂試官等曰儒
生等所言如是亦未安即許其改至於唐太宗命史直書
之題則廷睦披見綱鑑大成而相議出之適因日暮忙迫
臣不復細思其題意泛以為古事之可論者其題既出之
後又無儒生等請改之舉所謂中場日儒生等齊訴勿取
之言及試官科次不敢出高等之云者皆臣未嘗聞未嘗
見之事也今則時言以此因繫將被重寃臣之不覺察
之罪至此而極矣萬死固無足惜推庭之鞠詰固有所難免
臣何敢自以為無罪之人而晏然趨命循例察事也伏願聖

明曲加諒祭而唾復勳勲之命答曰省疏具悉曲折炳然
忘身既有安社稷之忠則褒切策名詎無誓山河之典

仇與討逆之議者莫非乃心王室之人宜勿控辭分等書
啓使國家顯忠剛勞之舉不至滯稽試題事有司自當祭

慶爾何憝焉四老做劉于此時何事只以仁犯之徒推仁

比之於四皓之詞故南方之士有附會時議者焉此論

以爾時言不知其出於為時所重之孝先也孝先為王子

師傳最久宣祖亦眷遇之及登第固旋於奇自獻新承

慶之間左右齟齬說歷教清班久竊銓部之柄永慶敬又附

柳希奮首發大獄以中主意朴永宗以同婚故再起王與

孝先又以舊交解結表裡謀議共交進行士大抵與崔有

源同而脂幸特甚及以出題事與時言同翰幸以元勳得

釋由是恨失王意又見李爾瞻警感遂傾身附之癸丑以浚

遂貳翰朴故爾瞻初用為大司憲力主廢世文論既而大

論亦前却久不成中外指言孝先與鄭造尹譴無異孝

先又內懼與崔諫稍忤爾瞻意爾瞻亦之出為慶州府尹

以死人以爲孝先出于此不能入彼號爲寤聖人云

癸未

司憲府啓曰逆賊日昇德哉百誠等雅斃杖下兇謀逆杖已
盡著露其妻其妾不須更鞠况復沒入爲孀自有常律請
亟命停刑以示終始好生之德荅曰逆賊天地間大罪討
逆天地間大義其獄至嚴其按至密雅言官不可輕易爲
言况逆賊妻妾訊鞠者實是祖宗朝舊例豈但已身而已
乎日昇之簡辭痛駭德哉之情狀極兇揆以王法不可不
問切宜休煩以重獄體○司諫院啓曰逆賊妻妾當初
皆不鞠問聖上好生之德孰不感激今此日昇德哉百誠
等逆狀既已昭著其妻妾別無更問之事而可置為孀之
典而已請亟命停刑以示欽恤之德又啓徐渚劄奪官爵
事荅曰徐渚事已罷其職不須更論逆賊妻妾停刑事與
府荅同○甲申禮曹啓曰柳永慶等追旌典刑已依鄭汝
立外議以爲常有告宗廟領教之舉柳永慶金大耋則
當初賜死時已告廟領教而今則罪名異前當服正刑
李弘老則賜死在後故其時無告廟節次事非常視臣

等不敢擅便議大臣何如傳曰允○司諫院啓曰前上護軍
徐洵交厚百誠父子情意纏綿凡百昏蒙無不備給直裁
叛父之逆子也洵與之交厚者何義不久直裁為逆魁百
緘為逆賊反國圖逆罪貫天地洵也交厚通賊之罪若斷
以春秋之義不幾於不遵無將乎論以王法斷不可貸故
一線台論尚或不派皆以痛懲為言而一時末減只請罷
職其論爭之無倫固已多矣今不可只罷其職請勿留難
亟命削奪官爵答曰已諭不允○領議政李元翼屢上疏
辭職答曰予竭誠諭之而卿控辭不已冀卿之安心調復
姑勉從只違本職此意知悉○乙酉廢人權聰祕密上疏
告變答曰省疏用嘉爾忠聰系類人也見申傑等語告變
項心艷之擬拾疑似之人上疏告變且指定連世子有

謀 走之乎其說皆不測聽時在喪衣 墨 八 開 見 者 大 晚

禮曹啓曰以柳永慶等進刑告 廟爭議于大臣則左議

政李德馨右議政李恒福以為此爭不敢臆斷古事必有

可據之例未及聞知不敢獻議仗唯上裁答曰告 廟後

似當頒教四方矣○禮曹啓曰甲辰年上 尊號時因
先王傳教有祭告 宗廟節次此乃莫重之禮 先朝既
有已行之例今亦似當擇日舉行傳曰先王之變忝在
儲副承 先王之命只奉 廟社於乾淨地而已此是職
分內事而不意今若值此不堪之舉迫於羣情不得已冒
恥勉受之意據事直書告之然後乃可為也○禮曹啓曰
有旨柳永慶等進施典刑之意告 廟後頒教四方事命下
笑 宗廟永寧教奉慈教並擇日祭告後因為頒教而祭
又教書等事合藝文館及各該司察而舉行何如傳曰允
○以金止男為司憲府執氣柳湔李士慶為掌令韓續男
為知文館副應教李湏為持平睦大欽為知文館副校理
權個為藝文館檢閱○命嚴捕在逃逆黨申飭八路傳曰
丁聖民朴大秀朴以觀等兄弟同參逆謀之狀現出逆口
非一非再依已丑年例並籍沒家產○親鞫鄭顥鄭洛等
刑訊不服○張友呂金德守僧法正德倫韓慶忠等與濟
世面質濟世辭皆誑

以閔寧為壽翼又以金德守為朴孝身又與偕大同金弘
俊李胤柘幹維實等而雙又詘濟世初則胤引某姓名實
無其人可指則更指平日有睡靴或識面人以為某人慶
姓名為某人前此慶幻皆此類

○捧柳袵招供云臣父成龍

常時教訓身不出忠孝二字之外而臨死作詩戒子曰
勉爾兒曹更勉旃忠孝之外無事業身常佩服誓無忘此
父之戒叛逆大變雅一毫豈敢生於念慮間乎人固當一
死死亦何顏見亡父於地下乎直戮父子與身為遠族父
生時視逆魁如犬豕入則言於一家出則言於他人逆家
因此必怒臣父笑身不識逆魁面目姓名而身登進士榜
魁姓名播於人間逆魁必知而誣引也王曰袵乃成龍子
也成龍先朝勲舊也予不恐于袵其敢送以慰乃父之

靈袵名家子又有名大臣亦有敢解者故王特原之常時

無辜之人橫罹以死者甚家人皆寔之而莫敢言當時治

微又抵爾此

○朴承宗趙挺啓曰泰慶三出達口金百緘

柳彭錫閔卓
惟速處斷何如王曰泰慶屢出達口此予之

不幸而事在 宗社各陳所懷李恒福曰以王室至親故
至今不問下情亦知上意所在古亦有不對而出而治者
矣李爾瞻曰臣待罪言地當以王法論之矣王曰有不忠
之心以他道處之何如宋諄曰下人何敢以他道達乎王
曰後更議之○丙戌義禁府啓曰柳永慶金大耋李知老
全日昇丁義民等已為逆利矣傳示四方籍沒緣坐破家滿
澤等事依臺諫啓辨鄭汝立例舉行何如傳曰允○推鞠廳
啓曰權聽如有憑詰之事依古規姑為因禁何如傳曰允
○司諫院連啓徐渚等答曰罷職是矣何至削奪不允○
潭陽府使尹孝先上疏仗以逆肆不軌之狀自 先王寢
疾時人無不洞知而側目及乎戊申之春乘時肆逆覓謀
漸彰凡有血氣者孰不沐浴請討以弭蕃牆危急之禍或臣
等特以責在言論不過順乎輿憤撮拾所聞交章仰瀆於
最晚之後雅謂之職分內事亦猶未也臣伏見崔有源疏
中有所指揮之人且閔德男等書啓中有曾發論之臣而
臣等所論不在首先則惟彼指揮之人欲論之臣以自實有

炳幾徇國之功者也臣是迂拙儒臣言論未僚而敢與炳幾
之諸宰鞫覈推官比列於廢功策名之中濫預於勲勲分
等之議則非但言官風采目臣身墜落無餘重貽君子百
世之譏而抑將大有累於我國家報功酬勞之典也伏願
聖明特重憐察而亟收成命荅曰有功不伐賢哲高風策
勲顯忠國家令典宜體予意勿用更辭○親鞫刑訊金直
執奴遠孫不服鄭灝鄭洛加利不服趙挺等啓曰羅將輕
杖請治罪○鞫僧人應三童子介叱曰徐應玘捧拍介叱
同應玘以臨海椒干連人文簡被捕推聰 甄中所告者也

○延原府院君李光庭上疏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
今者出臣婚家臣席薰震越無地自容往在辛丑年秋逢
臣柳永慶為刑曹判書時永與臣子禔為婚臣安以為其
時渠無權勢誤許其婚未幾驟致相位權勢漸盛臣本愚
拙心甚惡之遂與之疎遠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當初結
婚之時雖不知兇逆之謀作於後日而臣不幸既與建婚
罪無所逃荅曰安心勿待罪○丁亥禮曹啓曰五禮儀有

陳賀頌教儀有只頌教書儀而非閑慶事則無山呼叩頭
今次逆刑頌教時未知當用何儀乎王命議于大臣則左
議政李德馨右議政李恒福以為斯得而誅之之變已在
先年今之逆刑只正其罪似無山呼之節伏惟上裁傳曰
依議○傳于政院曰明日頌教權傳例為之○生員朴以
儉上疏曰亂逆孽芽庇累聖治而望天默佑旋即正刑
宗社臣民之慶孰大於此第因逆變之不幸而又有不幸
者存焉臣嘗痛深次骨而不能自己者也臣伏見右贊成
鄭仁弼平生守道充養有素精忠大節貫乎日月愛君憂
國一飯不忘遠在戊申春奮不顧身抗章討逆則可謂社
稷元老邦家柱石而頃者逆變之初海西藩臣尹暄陰懷
秘計捏造虛言至以仁和辯連達口誣啓云云其為計巧
且慘矣夫仁和嶺外人也與慶士崔永慶同遊曹植之門
結為道義之交而性癖林泉不喜榮進一絲扶鼎固其志
也疾惡如讎亦其心也則逆賊天下之至惡也天理所不
容人得而誅之矣曾以仁和貫日之忠愛君之誠而反有

相干之理乎噫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光明則暄亦人耳
豈不知仁弘之於逆徒萬無相干之理而敢為此構捏者
其心所在大可見矣臣請一二為蓋仁弘是崔永慶之友
也暄乃殺永慶者之流也則暄之於仁弘素所憎嫉而含
沙者也苟非搆誣之搆陷之有如殺崔永慶之故手段則
必是故為誣引眩亂真偽圖為紓禍之地也何者彼賊魁
乃暄之輩流中曾所卹育者也構逆首惡近出其徒連累
蔓及之禍實暄輩之所相憂者也則其所以百爾思索以緩
其禍者宜無所不用其極故其心以為仁弘忠賢也聖上
之所倚重國人之所尊信今若援而混之則逆謀因此而
不實獄事以是而漸解而吾黨庶可以免矣遂做凶慘之
言假為賊口之出甚矣奸謀之至於此極也夫濟世首服
者也兇逆之謀無不直招誠其言果出於其口則大臣親
鞫之日何以無一言及於仁弘臺臣請鞫之時何以曰難
死不敢誣告也暄之捏虛之狀至此而無所逃矣以此臺
臣論列於下而殺下下問於問帥問帥之不以實對無足

恠也大抵私相營護寧欺殿下而不忠百所親者乃今世
之習則於彼何足誅也臣竊痛之而殿下置而不問臺臣
從而不言因循喋喋迄至于今使忠賢之受誣不白於天
日之下而奸人之詭謀得逞於聖明之世則豈非可為痛
哭者也殿下若不以忠賢為受誣則已不然豈不可快哉
公論明示好惡之典乎仗願殿下正姦人構陷之罪以
雪忠賢受誣之冤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臣於仁弘地
之相去也數百餘里又非門生學徒則豈敢阿其所好而
區區頓瀆也哉惟共夙聞風拜景仰者多矣而惜其受誣
於無妄敢忘昧賤繭足柔叫妄觸時諱固知禍及而衷情之
發不知所裁荅曰疏辭具悉當議而處之仍傳曰此疏令
推鞠廳議啓以儉省瞻徒也○戊子兩司合啓凡慶事必
有山呼叩頭不易之定禮也戊申逆魁斯得之後只頓教
而不賀者有國恤也又於追刑不舉賀儀則未知山呼祝
聖之禮當用於何事也若以誅逆賊安社稷為不足賀則
已既謂之賀則山呼一節恐不可闕也既施逆刑更告

廟社禘教八方陳賀闕中此何等慶事而該曹乃敢致疑於不當疑之禮收議於不必議之地致令盛禮大有欠缺殊極可駭請於今日儀註中山呼一節依五禮儀賀儀施行該曹堂上推考色即聽罷職酬勞報功乃國家大典而頃者逆瑾之變三司若干人炳幾發論則雖臣子職分內事而論功之舉自上而命則猶可錄也至於借口傳說之人遲緩不發之臣遽畧於元勳非但聞見極駭國言藉籍渠亦何顏無毫髮之效撥上功之列貶等於鍾鼎取譏於萬世子請及第許箴知中樞府使金信元並命削去以絕無功濫賞之弊荅曰儀註事依啓禮官不必罷推所論適矣戊申逆變兩由來者久矣而舉國惴惴無一人開口當此之時雜借口傳說者豈易得哉且既聞人言即發論於僚中遽移他職不克上聞則亦非故為遲緩也翌日三司之議實由此出則兩人之功自當居上其時事跡恐非今日兩司所能知也勿為無益之論○傳曰予以不德遭時孔棘承先王付托之重奉皇上眷顧之旨慄慄遑遑

惟不克負荷是懼而備嘗艱險幸免顛隳者莫非諸臣竭忠盡節之效也自顧眇末少無可紀之績迫於群情將膺顯號頂踵含羞而日有覲嗟嗟當時之事尚恐言我受命分朝載主東遷斬木踰嶺葦草經夜列邑空虛軍兵潰散唯陪泛大小之臣忘飢渴跋涉之勞畢捍禦衛護之誠

宗社之得全伊誰之力我及到伊川臣民影從自此以後稍成朝廷模樣則其同死生共患難之人詎可無褒錄之典至於全慶之行負襄軍務左右寡躬得不吝帝命者亦不可不錄也壬辰年自寧遠至伊川陪衛大小人負及到伊川後來赴至終陪衛者南下時操軍司堂上廊廳侍講院翔衛司終始陪衛人負扈衛大將等並查出錄功身言于大臣○以追刑柳永慶等頒教八路王若曰賊臣兇逆之謀實關於宗社王者追討又典無間於死生常刑難失於叢時有罪益彰於今日茲舉追施之律誣告申命之音逆魁柳永慶鬼蜮為心梟獍成性天地之間有此仰育國家不幸齒之簪紳當先朝之末年乃久據茅首

相外植黨與竊弄威福之權內通宮庭日肆陰譎之計其
專擅擁弊之罪姑置不論而包藏禍亂之心昭著莫掩通
天之惡擢髮難言 先王之請命 天朝久過舉國之顧
百官之呈文詔使反中主論之人甚至已長之元孫亦寢應
行之典禮矧君又方在弗稼為臣子當作何心不設侍藥
之廳妾用峻刺固念一敗之教欲陳賀儀速士辰之勳勲
敬違私意暨都堂之覆啓盡逐相臣擬書已存於祈祝之
辭托受密旨於危疑之際賴有直任之忠疏打破重藪之
危機始偃然上劄而自明終至於構獄而將殺欲緩釋冕
之禮故間織衰之期將欲何為無所不至王莽董卓之賊
合為一人定將為相之招皆其餘孽念茲接跡而起無非
首亂之階履霜堅冰所由者漸矣食土含血皆得以誅之
逆賊金大耒匪整潛吹射牙密厲為永慶之陶鑄奴隸於
其門為永慶之腹心鷹犬以自任非大耒則無以為永慶
非永慶則無以為大耒常聚無所忌之徒敢發不恐聞之
說欲箝制人口先劫論醫之官欲網打士林繼倡庭鞠之

議同惡相濟厥罪惟均逆賊李和老以陰惡之資檢覈毒
之計寅緣禁掖曲圖布恩之媒附托元兇驟致拔身之地
往在西路之搶掠恐為一疏之請張犯上悖逆之言天日
斯燭樂禍跳踉之態路人所知自料心跡之已彰益恐謀
計之未遂故作無根之說交構百端經營不測之圖熒惑
羣聽惟茲三賊罪實同科曾於嗣服之初未遑拏戮之典
雅兇喘自盡於牖下而逆體尚完於地中故天意與人心
乃日怒而月激念古討逆之舉多用斬屍之刑苟不肆諸
市朝何以懲其亂賊茲命柳永慶金大來李和老並與逆
賊金日昇丁義民等已於本月廿一日西小門外通衢凌
遲處斬其屍傳示四方籍沒緣坐破家滿澤等事亦依律
文施行邦有常刑予豈自私用推恩於臣僚爰告慶於中外
仍命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惟其所及宜思
禍福之門咸與惟新共躋仁壽之域

柳永慶附順 石文文

執目 桐人 皆目以 權奸 宣祖 末年 詩言 請封 世子 一事

未慶懼解許不敬從一明異論亭請者皆欲以此為構陷

之機亦愛性沉猜不肯降遜自解辭奉多不乎人在殺之
王在東宮蓋懼於是奇自獻鄭仁和李山海尹孝先等皆以
保護自任密受東宮指授謀議甚密沈喜壽亦以此得
名但不交通東宮然未愛之不附東宮非預占王有顧慮之
禍欲為宗社計也司敵之保護為名者亦非真為國本
計特為承襲所排欲為他日食報將卻之地也其指控
之禍至使至心疑惑失性上繼父王下獲臣民惴惴然
常欲保全性命不以宗社國家為念即位之後遂殺連
歲功臣滿朝者皆以此身故當時論者曰連刑未慶錄定
運功而父子之綱已滅此乃正宮銅廢之也也二三名宰
臣勉於其間不敢匡救至於大論之際方始發言被逐小人
惡失人禍君子昧其之史可為千古一鑑

心親親趙英男

捧摺禮聰告愛之數引英男為逆謀腹心交李金直代其

他機引王子諸人甚多至以英男素以情及名命先拿鞫

其男供云與臨海相交只為妻妾且不識直代云蓋英男覽

於恭慎之叔於王亦相爾也以此日解逆刑訊亦不服時

趙石龍不得捕殺似者多死王疑其男走石龍問于濟世
濟世言不知之人云 ○領中樞府事奇自獻上疏曰季弘

老乃臣妹夫也臣以隨行未安事戊申年春己為陳劄笑
到今年追旆典刑臣以其一家之人強顏隨行尤拙未安
而緣有鞠逆事不敢逃在再昨有明日勤勲後推鞠之教鄭
顛等微事干涉恭慶恭慶乃臣妻同姓三寸怪子也兩事
適會相值莫重之獄連日不忝於鞠廳則有似避之者然
退在亦拙未安昨日命拍之時亦追詣闕中今者知老子
皆緣坐臣妹亦隨坐為拏云臣以其至親之人自同平人
至於偃然吞鞠不勝未安戰慄踈踏無地自容伏願聖明
特命速作答曰安心勿辭○定遠君上疏曰臣等竊聞道
路間相傳有喪人權聽者上疏以不測不道之說誣陷臣
之母云疏中搆捏之辭雅未得詳悉而驚惶戰慄欲死
無地母子相與髮首痛哭而已臣母忝在 先朝後宮之
列過蒙恩寵福過災生情外之誘罔拙之謔目前及今不
一而足篤死甘心幸賴聖明在上得保今日而罪罰不至

反蒙異恩臣之母子常懷感激仍以警戒曰我輩得全性命莫非聖恩雅不待報效消埃庶不作明時罪人也不意今者被此誣陷此實由臣之母子平日待身無杖之致死無所辭權聽所陷之語多涉宮闈間事云此則聖鑑之所先洞燭非外人所敢預知處也誠不敢仰涸天聽一一辨白而如此莫重莫大之事渠非目見親聞之則必有根生處巫下臣之母子予司寇與權聽一時對鞫事若有據快正臣等負國之罪人臣負此罪名不可一刻懈怠於覆載之間敢與臣等竄竄首闕下以俟斧鉞之誅荅曰省疏具悉卿等之懇宜安心勿為待罪○已丑傳于政院曰罪人獄間分囚教書啓○以權聽疏所告推鞫全終男等五人捧拍○推鞫廳啓曰頃日刑訊婦人產切銀玉則相繼杖斃仁福貞伊又有利推之命而貞伊則懷孕滿朝勢難律外用利仁福似當訊鞫而羣議皆以為德或義雲俱斃於嚴刑今雅刑訊仁福必無輪情之理但杖斃而已已丑之變因賊魁亡命并鞫其妻若其夫之已承服者自依其律

李潑兄弟母妻獨被訊鞠其時下情不以為未安士癸間
唐將在王京因民間傳言漏聞此事與留都諸臣語及此
事曰此有高皇帝律而聞國王於頃年治廷之時刑及
婦人此非特法鎮民之邊云後聞軍門在遼左亦言此事
云 中朝之人於律外用刑亦且慎重若此間見所及不
敢含默敢達荅曰依律科斷○庚寅義禁府啓曰柳永慶
子悅李和老子承元承亨承業等皆在竄所府即廳分遣
拿未處置柳朦則顯是廢疾之人依法典免緣坐似當此
外罪應緣坐而漏落者及金日昇等父子以下緣坐者並
令京外該掌詳覈未報後處置亦當丁義民所居官平山金
日昇所居官鳳山等官降號守令罷職等依他例舉行何
如傳曰允柳慄絕島安置平山鳳山降號罷職等姑勿舉
行○推鞠廳啓曰逆賊閔卓當初捕捉之時宋熙業盡心
指揮而其奴山閔出死力結縛夫叱神同往助力云宋熙
業東班六品實職除授山閔夫叱神等免賤捧承傳子傳
曰允○辛卯傳于政院曰 宗廟大祭敲官為任甚重亞

敵官以順寧右陞差○壬辰庭鞠罪人加伊金特拉

光海君日記卷第五十四

竹葉山阿新地身一月

竹葉山阿新地身一月 ○ 竹葉山阿新地身一月

(B)
732.55
4724
[v.17]
no.13
0248771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木)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13